詩集傳附錄纂疏

朱子詩傳纂集大成序

善言乎朱子之於詩足以知聖人也取經而傳之祖刪述之本旨而舍前儒傳言失意之餘處傳之作也有由哉周德既衰詩亡樂缺所賴見先公先王風化之自者惟三百篇夫子生晚

周拳〻於二南唯恐人心之不爲於
師摯聞關雎洋〻盈耳欣幸之至歌
詠不絕興詩立禮成樂之語豈虛發
哉朱子於千載之後感嘆哲人云亡
衆喙淆亂恐聖人扶持詩樂之意不
傳乃分別正聲之可弦可歌者其條

鄭衛之間有關淫竇情性弗得其正
辯而闢闢以防閑人心及排小序之
誤理溴辭釋使後死者得與於斯文
彰聖人之功莫大焉其書又豈肯自
居於蹊下邇世詩解甚多如李迂仲
呂伯恭皆善言惟華谷嚴氏獨能諳

風賦比興之趣識其正體其間援朱子言者多是知朱傳不得不為詩之統宗會元雖聖人復出不易斯言也然則今胡氏之附錄纂疏及磬齋曾韓〻家詩攷据捃星宿於羲娥後得無戾朱子意乎曰不然漢儒自申轅

而下專門者絶力模倣皆為羽翼聖經獨如支流之末底于海習射之未至于的則各有見焉今之纂集大成檃括前後鏤剔衆説學者得之如大庖饜飫不但染指嘗鼎胡氏之心豈弗良苦觀其精力兹書殁身乃已後

十餘年始得今劉氏君佐迺朱子故
友劉用之後人大不忍以用朱子之
學者理鬱不售亟鋟諸梓使學者識
能於此沉浸參酌舉蹤而傳道舉傳
而綜通明經取青紫之士其事業所
得燭照龜卜較然甚明也書肆舊有

書傳纂集大成行之於四方信矣今詩傳纂集大成人間有此雙拱辭將爭先覩之政不待序而後顯劉氏曰是序也首泰定第四禩彊圉單閼歲長至穀旦乙丑後學從仕郎邵武路總管府經歷致仕盱江揭祐民從年

父書于建東陽翠巖劉氏家塾

詩集傳序

或有問於余曰詩何爲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敎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

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恊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

寖以陵夷至于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刋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行於一時而其敎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敎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

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謡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

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猶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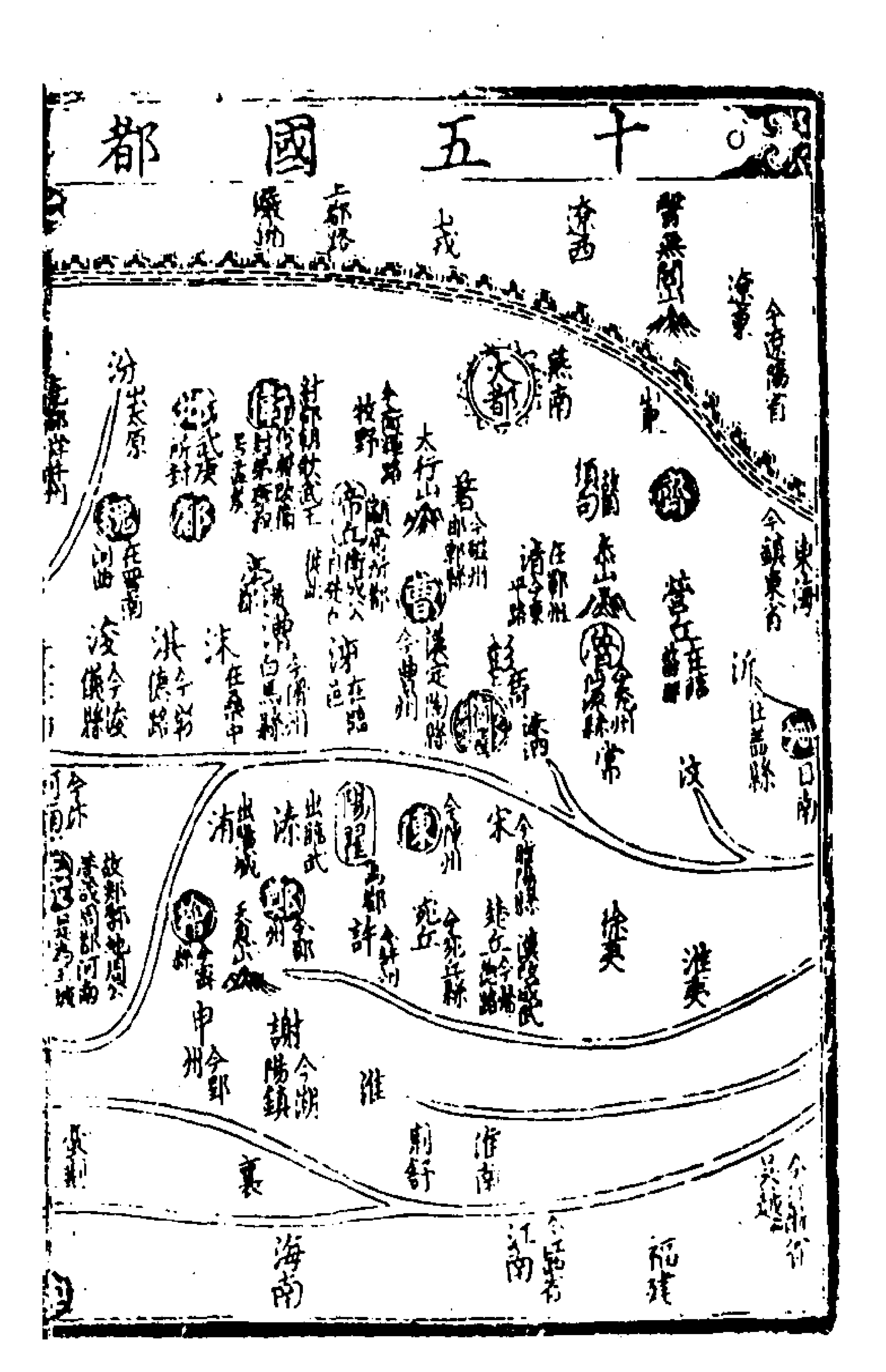
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閒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書

易有三易禮有三禮春秋有三傳詩有四家連山歸藏周易是爲三易連山歸藏今不復見太玄倣連山潛虛倣歸藏吾嘗參攷三易纂爲一編矣三禮則朱子嘗輯儀禮禮經二禮爲傳春秋則左氏公羊穀梁並行于世詩則毛魯韓三家之說不傳今所傳唯毛氏耳孚官中秘書授詩潘邸春谷道山羣玉閣與秘書郎王伯厚尚論古詩伯厚出示詩攷一卷迺魯詩乃散見於傳注者會粹爲一雖曰存十一於千百然四詩異同因之稍可參攷皆魯詩盛行而中者齊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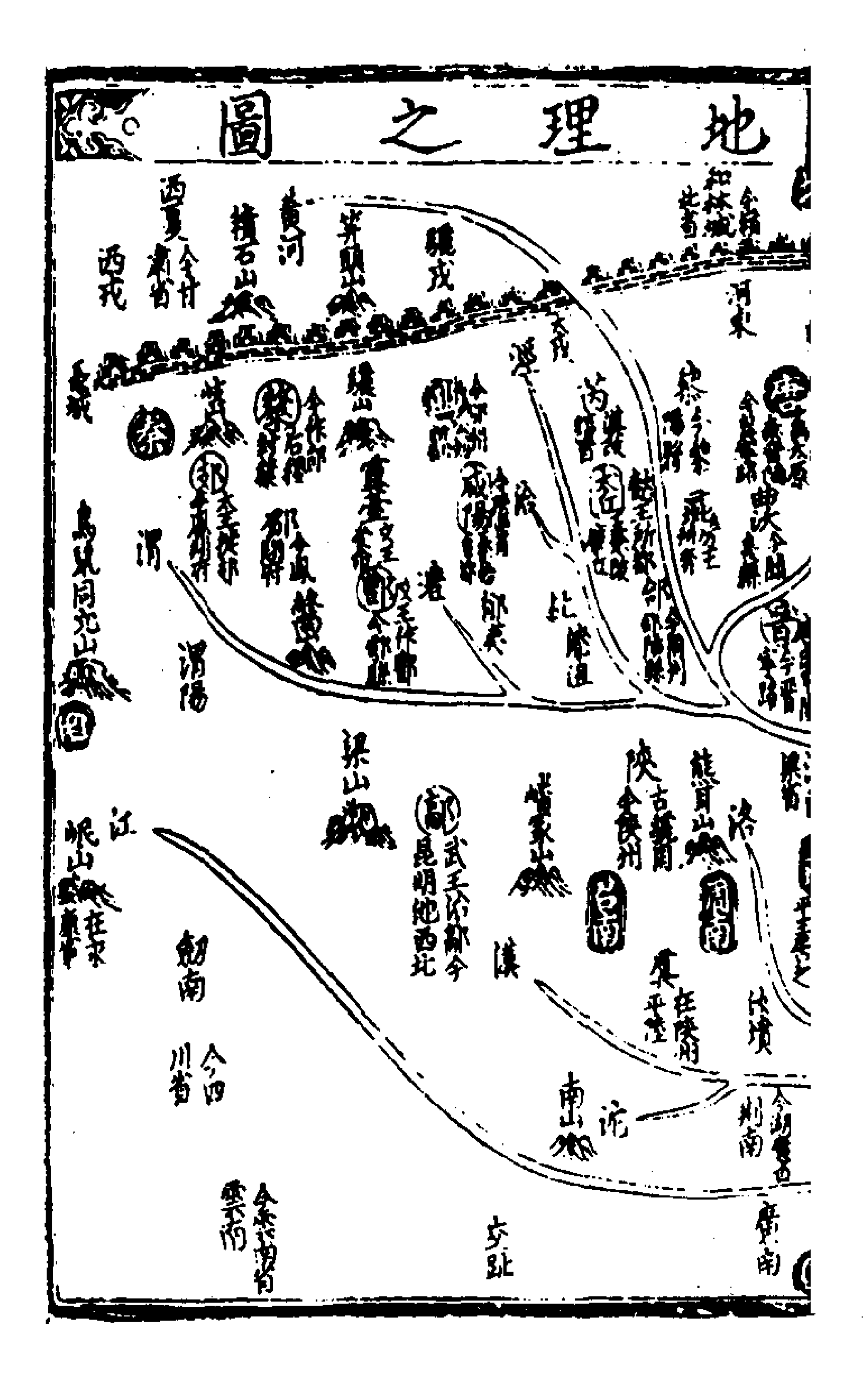
詩則燕趙間好之毛詩後出未大顯也齊魯韓詩並立學官至漢平帝時毛詩始得立魏晉乱離齊魯詩廢韓詩雖存而濅微唯毛氏獨行以迄于今也四家詩異廢之大略也伯厚家學淵源一翁二季殫見洽聞以博學宏詞名世伯厚謂其宏博者不在是方將刋華就實尽洗時粧顓意古學學漢嘉而力贊之學亦有嗜古癖敬題卷首以見同館友朋切磋琢磨之古誼景定五年甲子良月之望古涪文及翁伯學甫序

漢言詩者四家師異指殊賈逵撰齊魯韓與毛氏異同梁崔靈恩采三家本爲集注今唯毛傳鄭箋孤行韓僅存外傳而齊魯詩亡久矣諸儒說詩壹以毛鄭爲宗未有參攷三家者獨朱子集傳闓意妙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康衡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氏傳抑戒自儆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注（賓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岨者

岐皆從韓詩爲敷下土方又證諸楚詞一洗末師專
己守殘之陋學者諷詠涵濡而自得之躍如也朱子
語門人文選注多韓詩章句嘗欲寫出應麟切觀傳
記所述三家緒言尚多有之罔羅遺軼傳以說文爾
雅諸書稡爲一編以扶微學廣異義亦朱子之意云
耳讀集傳者或有攷於斯浚儀王應麟伯厚序



十五國都
大都
燕南
齊
魯
泰山
太行山
衛
曹
鄭
宋
陳
許
蔡
汾
太原
淮
淮南
荊舒
海南
江南
福建



地理之圖
西戎
黃河
積石山
驪戎
河東
秦
渭
渭陽
鳥鼠同穴山
梁山
江
岷山
劍南
今四川省
漢
嶓冢山
熊耳山
洛
南山
荊南
交趾

詩傳附錄姓氏

黃氏榦 直卿　李氏方子 正叔
廖氏德明 子晦　陳氏埴 器之
陳氏淳 安卿　董氏銖 叔重
黃氏㽦 子耕　輔氏廣 漢卿
龔氏蓋卿 夢錫　沈氏僴 莊仲
甘氏節 吉父　萬氏人傑 正淳
余氏大雅 公晦　金氏去偽 敬直
陳氏文蔚 才卿　葉氏賀孫 味道
曾氏祖道　錢氏木之 子山
吳氏伯豐 必大　李氏閎祖 守約
楊氏道夫 仲思　潘氏時舉 子善

黃氏義剛 去私　林氏學蒙 正卿

林氏夔孫 子武　滕氏璘 德粹

呂氏燾 德昭　湯氏泳 叔敬

鄭氏可學 子上　舒氏高

李氏儒用 仲秉　蔡氏模 仲覺

潘氏恭叔　林氏武子

蘇氏宜父　鄒氏浩

吳氏琮 仲方　吳氏振

徐氏寓 居父　黃氏卓

劉氏礪 用之　劉氏砥 履之

詩傳附錄姓氏

詩傳纂疏姓氏

毛氏 大毛公不知名 小毛公名萇　　鄭氏 玄

杜氏 預 元凱　　郭氏 璞 景純

陸氏 璣　　王氏 肅 元雍

孔氏 穎達 仲達　　胡氏 旦 渤海

陸氏 佃 山陰 農師　　歐陽氏 脩 永叔

王氏 安石 介甫　　曾氏 鞏 子固

蘇氏 軾 子瞻　　張子 載 子厚

程子 頤 伊川　　劉氏 彝 長樂 執中

楊氏 時 中立　　呂氏 祖謙 伯恭

張氏 栻 敬夫　　陳氏 傅良 君舉

李氏 樗 迂仲　　黃氏 櫄 實夫

陳氏鵬飛少南　范氏當塗

段氏昌父　王氏炎晦叔

徐氏　林氏賢良

曹氏　呂氏和叔

沈氏　范氏

立氏　謝氏

孫氏炎　濮氏一之斗南

董氏　錢氏

嚴氏粲華谷　劉氏濤

項氏安世　洪氏容齋

謝氏枋得疊山　熊氏禾去非

張氏學龍竹房

纂疏姓氏終

詩篇目録

國風

周南 正風　凡一十一篇

召南 正風　凡十四篇

齊 變風 凡十一篇

魏 變風 凡七篇

唐 變風 凡十二篇

椒聊　綢繆　杕杜
羔裘　鴇羽　無衣
有杕之杜　葛生　采苓

秦變風　凡十篇

車鄰　駟驖　小戎
蒹葭　終南　黃鳥
晨風　無衣　渭陽
權輿

陳變風　凡十篇

宛丘　東門之枌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墓門

狼跋

小雅　凡八十篇

（九卷）鹿鳴 此下正小雅　四牡　皇皇者華

常棣　伐木　天保

采薇　出車　杕杜

魚麗　南陔　白華

華黍　由庚　南有嘉魚

崇丘　南山有臺　由儀

蓼蕭　湛露

（十卷）彤弓　菁菁者莪　六月 此以下變小雅

采芑　車攻　吉日

鴻鴈　庭燎　沔水

鶴鳴

十一卷 祈父　白駒　黃鳥

我行其野　斯干　無羊

節南山　正月　十月之交

雨無正

十二卷 小旻　小宛　小弁

巧言　何人斯　巷伯

谷風　蓼莪　大東

四月

十三卷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鼓鍾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十四卷

桑扈　鴛鴦　頍弁

車舝　青蠅　賓之初筵

魚藻　采菽　角弓

菀柳

十五卷

都人士　采綠　黍苗

隰桑　白華　緜蠻

瓠葉　漸漸之石　苕之華

何草不黃

大雅 凡卅一篇

頌　凡卅一篇

周頌

魯頌　凡四篇

商頌　凡五篇

詩篇目錄

文場取士詩以　朱子集傳為主朙經
也新安胡氏編入附錄纂疏羽翼朱傳
也增以浚儀王内翰韓魯齊三家詩攷
求無遺也今以詩攷謹鋟諸梓附於集
傳之後合而行之學詩之士潛心披玩
螢窓積於場屋間者當自此得之旨泰
定丁卯日長至後學建安劉君佐謹識

朱子集傳

新安後學胡一桂附錄纂疏

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心有所之謂之志而詩所以言志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者性之感於物而動者也喜怒憂懼愛惡欲謂之七情形見永長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治直吏反樂音洛思息吏反○聲不止於言凡嗟嘆永歌皆是也成文謂其清濁高下疾徐疏數之節相應而和也然情之所感不同則音之所成亦異矣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

神莫近於詩事有得失詩因其實而諷詠之使人有所創艾興起至其和平怨怒之極又足以達於陰陽之氣而致祥召災蓋其出於自然不假人力是以入人深而見功速非他教之所及也○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先王指文武周公成王是指風雅頌之正經經常也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夫婦之常也孝者子之所以事父敬者臣之所以事君詩之始作多發於男女之間而達於父子君臣之際故先王以詩為教使人興於善而戒其失所以道夫婦之常而成父子君臣之道也三綱既正則人倫厚教化美而風俗移矣○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虛應反後同五曰雅六曰頌此一條本出於周禮大師之官蓋三百篇之綱領管轄也風雅頌者聲樂部分之名也風則十五國風雅則大小雅頌則三頌也賦比興則所以製作風雅頌之體也賦者直陳其事如葛覃卷耳之類是也比者以彼狀此如螽斯綠衣之類是也興者託物興詞如關雎兔罝之類是也蓋衆作雖多而其聲音之節制作之體不外乎此故大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則凡詩之節奏指歸皆將不待講說而直可吟咏以得之矣六者之序以其篇次風固為先而風則有賦比興矣

故三者次之而雅頌又次之蓋亦以是三者爲之也然比興之中螽斯專於比而綠衣兼於興兔罝專於興而關雎兼於比此其例中又自有不同

附錄

論風雅頌

風雅頌乃是樂中者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之腔調如言仲呂調大石調越調之類是也大抵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 識 器之問風雅無天子之風之義先生舉鄭漁仲說言出於朝廷者爲雅出於民俗者爲風文武之時周召之民作者謂之周召之風東遷之後王畿之民作者謂之王風似乎大約是如此亦不敢爲斷然之說但古人作詩體自不同雅自是雅之體風自是風之體如今人做詩曲亦自有體製不同者自不可亂不必說雅之降爲風 本之 又曰詩有是當時朝廷作者雅頌是也若國風乃採詩者採之民間以見四方民情之美惡二南亦是採民言而被樂章耳程先生必要說是周公作以教人不知是如何某不敢從 大雅

論賦比興

如直指其名直叙其事者賦也如引物爲說者比也如本專言其事而虛用兩句釣起因而接續去者興也 大雅 又曰如藁砧今何在何日大刀頭此是比體興之爲言起也言與物而起意後來古詩猶有此體如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又如高山有崖林木有枝憂來無端人莫之知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皆是也 方子 又曰說出那箇物事來是興不說出那箇物事來是比如南有喬木只是說漢有游女奕奕寢廟君子作之只說箇他人有心予忖

度之關雎亦然皆是興體比體只是從頭比下來不說破興比相近却不同　比雖是較切然興却意較深遠也有興而不甚深遠者比而深遠者這又係人之高下有做得好底有拙底　義剛　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興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句但比意雖切而却淺興意雖闊而味長　賀孫

論經緯　或問三經三緯之說曰三經是風雅頌是做詩底骨子賦比興却是裏向橫串底都有賦比興故謂之三緯　燾

上以風化下

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風刺之風福鳳反○風若民從歌謠之詩如風物被風而有聲又因其聲以動物也上以風化下者詩之美惡其風皆出於上而被於下也下以風刺上者上之化有不善則在下之人又歌詠其風之所自以譏其上也凡以風刺上者皆不主於政事而主於文詞不以正諫而託意以諫若風之被物彼此無心而能有所動也

○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先儒舊說二南二十五篇為正風鹿鳴至菁莪二十二篇為正小雅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為正大雅皆文武成王時詩周公所定樂歌之詞邶至豳十三國為變風六月至何草不黃五十八篇為變小雅民勞至

例如十二篇爲變大雅皆錄附以後所作故其爲說如此國
異政家殊俗者天子不能統諸侯故國國自爲政諸侯不能
統大夫故家家自爲俗也然後變之詩經照此問變風如
文可考今姑從之其可類者則附於本篇云諸雅如
何曰也是後人恁地說今也只是依他恁地說問變雅何曰
亦是變用他腔調耳大雅變風又多是淫亂之詩故此問言
男女相與歌詠以言其傷是也聖人存此亦以見上失
其教則民欲動情勝其弊至此故曰詩可以觀也問○國
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
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風福鳳反
○詩之作或出於公卿大夫或出於匹夫匹婦蓋非一人而
序以爲專出於國史則誤矣說者欲盡其失乃云國史紬繹
詩人之情性而諷詠之以風其上則不惟文理不通而考之
周禮大史之屬掌書而不掌詩其誦詩以諫乃大師之屬瞽
矇之職也故春秋傳曰史爲書國史明乎得失之迹這
瞽爲詩說者之云兩失之矣一句也有病周禮禮記
中史並不掌詩左傳說自分曉以此見得大序亦未必是聖
人做高又曰周禮史官如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其職不過掌
書無掌詩者不知明得
失之迹干國史甚事琮○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

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情者性之動而禮義者性之德也動而不失其德則以先王之澤入人者深至是而猶有不忘者也然此言亦其大槩有如此者其放逸而不止乎禮義者固已多矣附錄變風止乎禮義如泉水載馳故止乎禮義如桑中有甚禮義大序只是揀說亦未盡○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所謂上以風化下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形者体而象之之謂小雅皆王政之小事大雅則言王政之大体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告古毒反○頌皆天子所制郊廟之樂歌頌容古字通故其取義如此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所謂四始也詩之所以為詩者至是無餘蘊矣後世雖有作者其孰能加於此乎邵子曰刪詩之後世不復有詩矣蓋謂此也

書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夔舜臣名胄子謂天子至卿大夫子弟教之因其德性之美而防其過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宮最濁而羽極清所以叶歌之上下律謂十二律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黃最濁而應極清又所以旋相為宮而節其聲之上下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說見大序以六德為之本中和祗庸孝友以六律為之音六律謂黃鍾至無射六陽律也大呂至應鍾為六陰律與之相閒故曰六閒又曰六呂其為教之本末猶舜之意也

禮記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

論語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前漢禮樂志云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其言如此史記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孔穎達曰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之言未可信也愚按三百五篇其間亦未必皆可施於禮義但存其實以為鑒戒耳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曾獨立鯉趨而過庭子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人情其言易曉而諷詠之間優柔浸漬又有以感人而入於其心故誦而習焉則其或邪或正或勸或懲皆有以使人志意油然興起於善而自不能已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体而言則未有若思無邪之切者故夫子

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蓋盡其義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白圭大雅抑之五章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子貢蓋自謂能無諂無驕者故以二言質之夫子夫子以為二者特防微用力而免於斷過耳故但以為可蓋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又言必其義理渾然全驗其徹於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富則安處善樂循理而不自知其富然後乃可為至爾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之功不已而益精也子貢因夫子告以無諂無驕不如樂與好禮而知凡學之不可少得而自足必當因其所至而益加勉焉故引此詩以明之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

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爲飾故問之子曰繪事後素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是也蓋以粉地爲質而後可施以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以文飾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禮必以忠信爲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爲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

咸丘蒙問曰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孟子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

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程子曰舉一字是文成句是辭謂意謂己意志謂詩人之志逆迎之也其至否遲速不敢以己意而聽於彼也

程子詠字句絕順字下叔曰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詠歌之所由興也其發於誠感之深至於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故其入於人也亦深古之人幼而聞歌誦之聲長而識美刺之意故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之義後學豈能興起乎○又曰興於詩者吟詠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與點也之氣象○又曰學者不可不看詩便使人長一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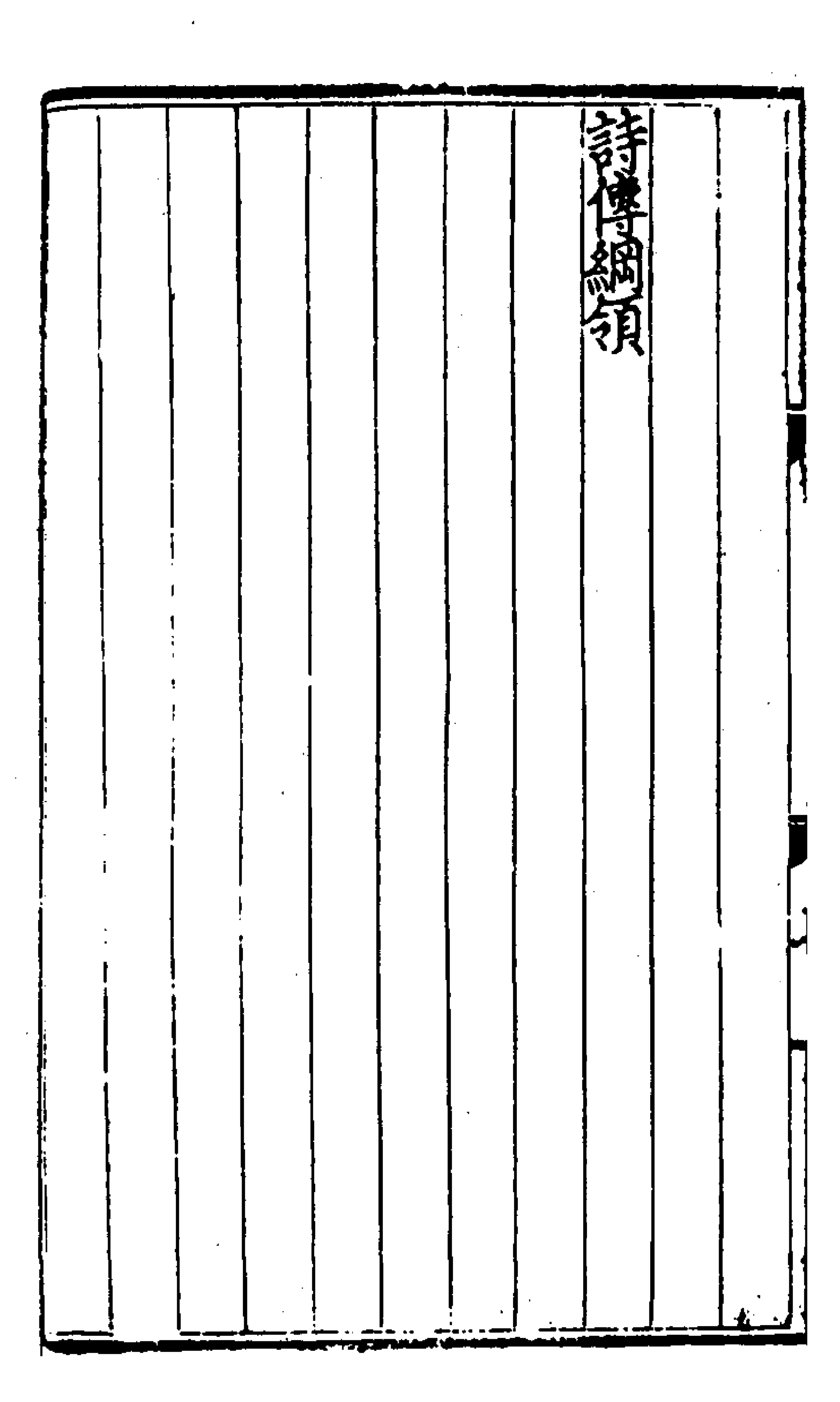
附錄 伊川有詩解數篇說不到小雅以後極好蓋是不[illegible]

生地㣲都是識道理人言語故他裏面說得儘有道理好仔細觀看非如國風或出於婦人小夫之口但可觀其大槩也詳詩六義伊川先生也自未見得看所說有甚齊大段仔細看本指却不如此賓孫程先生詩傳取義太多詩人平易恐不如此

張子（載字子厚）曰置心平易然後可以言詩涵泳從容則忽不自知而自解頤矣若以文害辭以辭害意則幾何而不為高叟之固哉○又曰求詩者貴平易不要崎嶇求合蓋詩人之情性溫厚平易老成今以崎嶇求之其心先狹隘無由可見○又曰詩人之志至平易故無艱險之言大率所言皆目前事而義理存乎其中以平易求之則思遠以廣愈艱險則愈淺近矣【附錄】横渠云置心平易始知詩然解頤悠然會天此何人哉却不平易必大

上蔡謝氏良佐字顯道曰學詩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味以得之 愚按六義之說見於周禮大序其辭甚明其用可識而自鄭氏以來諸儒相襲不唯不能知其所用反引異說而汩陳之惟謝氏此說為庶幾得其用耳 上蔡先生甚曉得詩他六讀詩須先要識得六義体面這是他識得要領處賀孫

古詩即今之歌曲今之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却無感動興起處只為泥章句故也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如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 又曰明道先生談詩並不曾下一字訓詁只轉却一兩字點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點平聲


詩傳綱領

○先生云李善注文選其中多有韓詩章句常欲寫出方子○愚按先生有意寫出韓詩章句前宋景定間浚儀王應麟伯厚本先生意於文選注及傳記說文爾雅等書凡所采齊魯韓三家詩皆萃爲一編名曰詩攷今附見于集傳之後以廣先生之意云

○漢書傳訓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傳三十卷是毛爲古訓亦不與經連馬融爲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爲注未審此詩引傳附經是誰爲之其毛詩二十九卷不知併何時也

○恭父問詩章起於誰曰有故言者是指毛公無故言者皆是鄭康成賓孫○愚按如古注關雎篇末云關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注五章鄭

所分故言以下是毛公本意是也

○歐陽文忠公有詩本義二十餘篇煞說得有好處愚按歐公本義十四卷通計一百二十篇僴錄二十字恐誤有詩本末論又有論云何者爲詩之本何者爲詩之末詩之本不可不理會詩之末不理會得也無妨其論亢好近世自集注文字出此等文字都不見有了也害事僴

○因言歐陽永叔本義卽曰理義大本復明於世故自周程然先此諸儒亦多有助舊來儒者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原父孫明復諸公始自出議論此是運數將好理義漸欲復明於世故也又曰本義中辨毛鄭處文辭舒緩而其說直到底不可移易當

○龜山說關雎意亦好然終是說死了便詩眼不活 伯豐

○蘇子由詩解好處多 木之 又曰蘇詩說疎放覺得好 振

○東萊詩記却編得仔細只是大本已失了更說甚麼向嘗與論此如清人載馳一二詩可信渠却云安得許多文字證據其云無證而可疑者只當闕之不可據序作證渠又云只此序便是證某因云今人不以詩說詩却以序解詩是以委曲牽合以欲如序者之意寧失詩人本意不恤也此是序者大害處 賀孫○愚謂以序解詩猶可今看得來反成以詩解序也

○東萊專信小序不免牽合東萊凡百長厚不肯非毀前輩要出脫回護不知道只爲得箇解詩人却不曾爲得聖人本意是便道是不是便道不是方得 恪 又曰東萊黨得小序

不好使人看着轉可惡 振

○東萊呂氏詩綱領第一條便載上蔡之說上蔡費盡辭說只解得箇怨而不怒纔先引此便是先瞎了一部文字眼目 僩

○永嘉之學 陳君舉 只是要立新巧之說少間指摘東西鬬湊零碎便立說去縱說得是也只無益莫道又未是 木之

○某向作詩文字初用小序至解不行處亦曲爲之說後來覺得不安第二次解者雖小序爲辨破然終是不見詩人本意後來方知只盡去小序便自可通於是盡滌舊說詩意方活 伯豐 又曰某二十歲時讀詩便覺小序無意義到二十歲斷然知小序出於漢儒所作謬戾不可勝言東萊不合只因序講解曾與之言終不肯信從某因作詩傳遂成

作序辨說一冊其他謬戾辨之頗詳方子

○詩傳中或云姑從或云且從其說之類皆未有所考不免且用其說銖

○詩音韻是自然如此這箇與天通古人音韻寬後人分得密後隔開了方子

○因說叶韻曰此有文有字文是形字是聲文如從水從金從木從日從月之類字是皮可工奚之類如鄭漁仲云文眼學也字耳學也蓋以形聲別之時舉

○或問吳才老叶韻何據曰他皆有據泉州有其書每一字多者引十餘證少者亦兩三證他說元初更多後刪去姑存此耳然亦有推不去者某煞尋得當時不曾記今皆忘之

矣因言商頌下民有嚴叶不敢怠遑吳氏音嚴字爲莊字云避漢諱却無道理其後讀楚詞天問見嚴字乃押從莊字剛字方字去乃知是叶韻嚴讀作昂也又此閒鄉音嚴作戶剛反又知嚴字與皇字叶于問才老豈不讀往往偶然失之又如伐木外禦其務叶烝也無戎吳氏復疑侮當作蒙以叶戎字某却疑古人訓戎爲汝如以佐戎辟戎雖小子則戎汝音或通後來讀常武詩有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則叶音汝明矣 義剛 廣

○叶韻乃吳才老所作某又續添之 晦 看詩須并叶韻讀便見得他語自齊整又更略知叶韻所由來甚善 銖

○器之問詩曰古人情意溫厚寬和道得言語自恁地好當時

叶韻只是要便於諷詠而巳到得後來一向於字韻上嚴切却無意思漢不如周魏晉不如漢唐不如魏晉本朝又不如唐如元微之劉禹錫之徒和詩猶自有相重密本朝和詩便皆不要一字相同不知却愈壞了詩木之

○器之又問叶韻之義曰只要韻相叶好吟哦諷誦易見道理亦無甚要緊今且要將七八分工夫理會義理二三分工夫理會這般去處若只管留心此處而於詩之義却見不得亦何益也木之

○讀詩只是將意想像去看不如他書字字要捉縛教定詩意只是疊疊推上去因一事上有一事一事上又有一事如關雎形容后妃之德如此又當知得君子之德如此又當

知詩人形容得意味深長如此必不是以下底人又當知所以齊家所以治國所以平天下人君則必當如文王后妃則必當如太姒其原如此賀孫

○讀詩須是看他詩人意思好處是如何不好處是如何看他風土看他風俗又看他人情物態看他好底合自家善意油然感動而興起看他不好底自家心下如着鎗相似如此看方得詩意僩

○讀詩便長人一格如今人讀詩何緣會長一格興處最不緊要然是起人意處正在興會得詩人之興便有一格長仙豐

○讀詩須是沉潛諷誦玩味義理咀嚼滋味方有所益若只草草看過一部詩只三兩日可了但不得滋味也記不起全

不濟事古人說詩可以興須是讀了有興起處方是讀詩若不能興起也便不是讀詩 木之

○必大問以詩觀雖千百載之遠人之情偽只此而已更無兩般曰以某看來須是別換過天地方別換一樣人情況天地無終窮人情安得有異 必大

○某舊時看詩數十家之說一一都從頭記得這一部詩并諸家解都包在肚裏凡先儒解經雖未知道然其盡一生心力縱未說得七八分也有三四分且須熟讀詳究以審其是非而為吾之益今公才看着便妄生去取肆以己意是發明得箇甚麽道理公且說人之讀書是要將作甚麽用所貴乎讀書者是要理會這箇道理以反之於身為我之

益而已僩

泰定甲子仲冬
翠巖精舍新刊

詩序

新安後學胡一桂附録纂疏

朱子辨說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為孔子或以為子夏或以為國史皆無明文可考唯後漢書儒林傳以為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為諸序本自合為一編毛公始分以寘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為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為妄說者矣況沿襲云云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為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為注文而直作經字不為疑辭而遂為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牴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為因序以作於是讀者轉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為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

不忍明以小序爲出於漢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間容或眞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旣頗采以附傳中而復并爲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

大序 [illegible] 大序好處多然亦有不滿人意處又曰大序亦却好或者謂補湊而成亦有此理讀大序亦只是後人作其間有病句方子敬之問詩序曰古本自是別作一處如易大傳班固序傳並在後京師舊本揚子註其序亦總在後德明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

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

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illegible]

小序 王德脩曰六經惟詩最分明先生曰詩本易明只被前面序作梗序出於漢儒反亂詩本意見作詩集傳詩取詩令編排放前面驅逐序過後面自作一處文蔚大率古人作詩與今人作詩一般其間亦自有感物道情吟詠情性幾時盡是譏刺他人只緣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說將詩人意思穿鑿壞了且如今人見才做事便作一詩歌美之或譏刺之是甚麼道理如此一似里巷無知之人胡亂稱頌謗說把持放鵰何以為情性之正賀孫溫柔篤厚詩人之教也使篇篇皆是譏刺人安得溫柔敦厚璘鄭漁仲謂小序只是後人將史傳去揀并看謚卻附會作小序美刺振

周南關雎后妃之德也 后妃文王之妃大姒也天子之妃曰后近世諸儒多辨文王未嘗稱王則太姒亦未嘗稱后序者蓋追稱之亦未害也但其詩雖若專美太姒而實以深見文王之德序者徒見其詞而不察其意遂壹以后妃為主而不復知有文王是固已失之矣至於化行國中三分天下亦皆以為后妃之所致則是禮樂征伐皆出於婦人之手而文王者徒擁虛器以為寄生之君也其失甚矣惟南豐曾氏之言曰先王之政必自內始故其閨

門之治所以施之家人者必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所贈珮璜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數之者有此具然后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苛俗江漢之小國兎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脩故國家天下治者也竊謂此詩庶幾得之

風之始也所謂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是也蓋謂國風篇章之始亦風化之所由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說見二南總論邦國謂諸侯之國明非獨天子用之也孔氏曰鄉飲酒禮云乃合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鄉人也燕禮云遂歌鄉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邦國也

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承上文辭風字之義以象言則曰風以事言則曰教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說見二南

者言關雎麟趾言化者化之所自出也鵲巢騶虞言德者被化而成德也以其被化而後成德故又曰先王之所以教先王即文王也舊說以為太王王季誤矣程子曰周南召南如乾坤乾統坤坤承乾也[illegible]程子曰[illegible]周南[illegible]召南今本皆誤作公○愚按谷齋洪氏曰據文義[illegible]合為南字則與上文相應簡策誤分[illegible]毛者之風[illegible]周公而先王之所以教又與召公不相涉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王者之道始於家終於天下而二南正家之事也王者之化必至於法度彰禮樂著雅頌之聲作然後可以言成然無其始則亦何所因而立哉基者堂宇之所因而立者也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其為是與[illegible]

[illegible]而李氏曰樂記云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周公左召公右蓋周召之分陝在武王既得天下之後周南召南雖皆文王之風化不可繫之文王故周公所居之地而得其詩謂之周南召公所居之地而得其詩謂之召南周公所得之詩多為文王而作故言王者之風召公所得之詩多為諸侯而作故謂之諸侯之風雖曰諸侯之風其實文王教化之所及故言先王之所以教先王即文王也又曰凡此二十五詩者皆文王之所以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也○愚按分陝之說是成王時分熊法非已辨之於周南之首

是以關雎樂得淑

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按論語孔子嘗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淫者樂之過傷者哀之過獨為是詩者得其性情之正是以哀樂中節而不至於過耳而序者乃析哀樂淫傷各為一事而不相須則已失其旨矣至以傷為傷善之心則又大失其旨而全無文理也或曰先儒多以周道衰詩人本諸衽席而關雎作故揚雄以周康之時關雎作為傷始亂杜欽亦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說者以為古者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此魯詩說也與毛異矣但以哀而不傷之意推之恐其有此理也曰此不可知矣但儀禮以關雎為鄉樂又為房中之樂則是周公制作之時已有此詩矣若如魯說則儀禮不得為周公之書儀禮不為周公之書則周之盛時乃無鄉射燕飲房中之樂而必有待乎後世之刺詩也其不然也明矣且為人子孫乃無故而播其先祖之失於天下如此而尚可以為風化之首乎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

也此詩之序首尾皆是但其所謂在父母家者一句爲未安蓋既謂未嫁之時即詩中不應遽以歸寧父母爲言況未嫁之時自當服勤女功不足稱述以爲盛美若謂歸寧之時即詩中先言刈葛而後言歸寧亦不相合且不常爲之於平居之日而暫爲之於歸寧之時亦豈所謂齋行之謹哉序之陋拙大率類此葛覃一篇只是見葛而思歸寧序得却如此東萊呂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而所以成德者必有本也所謂本葛覃所陳是也後之講師徒見序稱后妃之本而不知所謂乃在父母家志在女功之說以附益之殊不知是詩皆述既爲后妃之事貴而勤儉乃爲可稱若在室而服女功固其常耳不必詠歌也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此詩之序首句得之餘皆傳會之鑿說后妃雖知臣下之勤勞而憂之然曰嗟我懷人則其言親暱非后妃之所得施於使臣若矣且首章之我獨爲后妃而後章之我皆爲使臣首尾衡決不相承應亦非文字之體也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此序稍平後不注若放此永嘉

蓋婦人之德莫大於不妬忌蓋功容可勉而根於情者難改也李氏曰婦人有六德一曰柔順二曰清潔三曰不妬忌四曰節儉五曰恭敬六曰勤勞楚莊王夫人樊姬曰妾執巾櫛十有一年矣未嘗不私捐衣食遣人於鄭衛求美人而進之於王也妾所進者九人今賢於妾者二人與妾同列者七人妾知妨妾之愛奪妾之貴也妾豈不欲擅王之愛專王之寵哉不敢以私廢公也蓋以私賊公者易以公滅私者難此樛木之詩所以美之也 ○ 螽斯

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螽斯聚處和一而卵育蕃多故以為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之序者不達此詩之躰故遂以不妬忌者歸之螽斯其失矣不妬忌是后妃之一節關雎所論是全体方子 ○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序首句非是其所謂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者得之蓋此以下諸詩皆言文王風化之盛由家及國之事而序者失之皆以為后妃之所致既非所以正男女之位而於此桃詩又專以為不妬忌之功則其意愈狹而說愈疎矣夭之詩謂婚姻以時國無鰥民為后妃所致而不知其為文王刑家及國其化固如此豈專后妃所能致耶哉 ○ 兎

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此序首句非是乃所謂莫不好德賢人衆多者得之○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程子曰關雎所詠言不妬忌若芣苢則更和平婦人樂有子謂妾御皆無所恐懼而樂有子矣○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此詩以篇內有漢之廣矣一句得名而序者謬誤乃以德廣所及爲言失之遠矣然其下文復得詩意而所謂文王之化者尤可以正前篇之誤先儒嘗謂序非出於一人之手者此其一驗但首句未必是下文未必非耳蘇氏乃例取首句而去其下文則於此類兩失之矣毛氏曰紂時淫風徧於天下唯江漢之域先受文王之教化○愚謂此文王修身齊家之道美化之行見諸南国者如此○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嚴氏曰應㦲應思也公子指周南国君之子生長富貴未嘗憂懼況當殷末俗流敗之時宜其

驗詩觀此也今乃信厚皆非關雎風化之效歟公子猶信厚則亦人可知程子曰麟趾不成時言之時謬矣 ○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之時二字衍刪

召南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文王之時關雎之化行於閨門之內而諸侯家化以成德者其道亦始於家人故其夫人之德如是而詩人美之也不言所美之人者世遠而不可知也後皆放此 ○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揚氏曰夫人為宗廟社稷主以供祭祀為職 ○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此恐亦是夫人之詩而未見以禮自防之意嚴氏曰自后妃及夫人及大夫妻皆言文王齊家之化也 ○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 ○ 甘棠美召伯也

召伯之教明於南國○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嚴氏曰召公聽訟尚有強暴侵陵貞女事是紂之舊染猶存而文王之化猶未純被之日也○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此句得之但德如羔羊一句未為的論耳○殷其靁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按此詩無勸以義之意李氏曰召南之大夫謂陝西諸國大夫也黃氏曰文王之時召公未分陝曰召南之國曰召南大夫皆後世作序者之辭而非當時作詩者之辭也

○摽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此序末句未安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

其心矣○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
文王之時江沱之閒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
而無怨嫡亦自悔也詩中未見勤□器之閒勤而無勞無怨之意□怨之説何便是序不可信如此今但言詩不必信序只看詩中説不我以不我過不我與便自見得不與同去之意安得媵而無怨之意朴□孔氏曰嫡謂妻媵謂妾古者嫁女以姪娣從謂之媵之□士婚禮云雖無娣媵先言娣若無娣猶先媵耳士有娣媵但不必備耳○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
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
也此序得之但所謂無禮者言淫亂之非禮耳不謂無聘幣之禮也○何彼襛矣美王
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
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此詩時世不可知其説已見本篇但序云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以説者多笑其陋然此但讀爲兩句之失耳若讀此十字合爲一句而對下文車

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爲義則序者之意亦自明白蓋曰王姬下嫁於諸侯然其車服制度與公侯夫人不同所以甚言其貴盛之極而猶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也但文不詩於貴詩說耳鄭氏曰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勒面繢總服則褕翟然則公侯夫人翟茀曹氏曰春官巾車掌王若其翟車貝面組總有握也與后之五路自重翟以至翟車乃五等重翟之次即厭翟也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自褘翟以至椽衣乃六等褘翟之次即褕翟也乃婦人車服名繫其夫之尊卑惟王姬貴盛故特不繫其夫而下王后一等則車用厭翟服用褕翟矣案侯伯夫人皆厭翟碩人所謂翟茀以朝是也今言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則所嫁於諸侯故詩稱齊侯之子明其非諸侯也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此序得詩之大指然語意亦不分明楊氏曰二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蓋一躰也王者諸侯之風相須以爲治諸侯所以代其終也故召南之終至於仁如騶虞然後王道成焉夫王道成非諸侯之事也然非諸侯有騶虞之德亦何以見王道之成哉歐陽公曰賈誼新書曰騶者文王之囿名虞者囿之司獸也陳氏曰禮

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則其爲虞官明矣獵以虞爲主其實歎文王之仁而不斥言也此說舊說可刪今存於此

【附録】騶虞詩仁在一發之前使庶類蕃殖者仁也一發五豝者義也人傑

邶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詩之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其時世名氏則不可以強而推故凡小序唯詩文明白直指其事如甘棠定中南山株林之屬若證驗的切見於書史如載馳碩人清人黃鳥之類決爲可無疑者其次則詞旨大槩可知必爲某事而不可知其的爲某時某人者尚多有之若爲小序者姑以其意推尋探索依約而言則雖有所不知亦不害其爲不自欺雖有未當人亦當恕其所不及今乃不然不知其時者必強以爲某王某公之時不知其人者必強以爲某甲某乙之事於是傅會書史依託名謚鑿空妄語以誑後人其所以然者特以恥其有所不知而唯恐人之不見信而已且如柏舟不知其出於婦人而以爲男子不知其不得於夫而以爲不遇於君此則失矣然有所不及而不自欺則亦未至於大害理也今乃斷然以爲衛頃公之時則其故爲欺罔以誤後人之罪不可揜矣蓋其偶見此詩冠於三衛變風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記所書莊桓以上衛之諸君事皆無可考者諡亦無甚惡者獨頃公有賂王請命之事其諡又爲甄心動懼

之各如漢諸侯王必其當以罪誅然後加以此諡以是意其必若棄賢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詩予之若將以衛其多知而必大忍信不知將有明者從或觀之則竊所以暴其眞不知而況其深不信也凡小序之失以此推之什得八九矣又其爲諡必使詩無一篇不爲美刺時君國政而作固已不切於情性之自然而又拘於時世之先後其或書傳所載當此一時偶無賢君美諡則雖有辭之美者亦例以爲陳古而剌今是使讀者疑於當時之人絶無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之意而一不得志則扼腕切齒嘻笑冷語以懟其上者所在而成羣是其輕躁險薄尤有害於溫柔敦厚之教故予不可以不辨

〔附錄〕諡法中如隱廢社稷乚頃侵得抑所一詩或若辨爲衛頃公便云仁人不遇小人在側更八無分諭處爲〔附錄〕

孔氏曰頃公貞伯子夷王時

○綠衣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此詩下至終風四篇序皆以爲莊姜之詩今姑從之然唯燕燕一篇詩文略可據耳

〔附錄〕鄭氏曰莊姜莊公夫人齊女姓姜氏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母嬖而州吁驕曹氏曰莊公揚武公子頃侯曾孫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遠送于南一句可爲送戴嬀之驗

○日月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荅於

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此詩序以爲莊姜之作今未有以見其不然但謂遭州吁之難而作則未然耳蓋詩言寧不我顧猶有望之之意又言德音無良亦非宜所施於前人者明是莊公在時所作其篇次亦當在燕燕之前也

○終風衞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詳味此詩有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若果莊姜之詩則亦當在莊公之世而列於燕燕之前序説誤矣

○擊鼓怨州吁也衞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春秋隱公四年宋衞陳蔡伐鄭正州吁自立之時序蓋據詩文平陳與宋而引此爲說恐或然也然傳記魯衆仲之言曰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按州吁暴亂之狀此序但識其勇而無禮固爲淺陋而衆仲之言亦止於此諸君子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春秋其得不作乎

○凱風美孝子也衞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

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以孟子之說證之序說亦是但此乃七子自責之辭非美七子之作也○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序所謂大夫久役男女怨曠者得之但未有以見其為宣公之時與淫亂不恤國事之意耳並此詩亦婦人作非國人之所[illegible]孔氏曰宣公晉公子烝也[illegible]上烝夷姜下納宣姜○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未有以見其為刺宣公夫人之詩[illegible]鄭氏曰夫人夷姜引孔氏曰知非宣姜者以宣姜本適伋為公所要詩云雉鳴求其牡明是夷姜○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亦未有以見化其上之意[illegible]東萊引先儒初解皆述逐婦之辭宜姜有寵而夷姜縊是以其民化之○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詩中無黎侯字未詳見召丁篇同○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

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序見詩有伯兮二字而以爲責衛伯之詞詳矣○陳氏曰說者以此爲宣公之詩然宣公之後百餘年衛穆公之時晉滅赤狄潞氏數之以其奪黎氏地然則此其穆公之詩乎不可得而知也鄭氏曰衛爵稱侯今云伯者時爲州伯也周之制使伯佐牧春秋傳云五侯九伯侯爲牧也孔氏曰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曰牧周謂之牧而云方伯者以一州之中爲長故云方伯也牧下二伯不得云方伯也王制雖殷法周諸侯之數與殷同亦十國爲連此宣公爲二伯非方伯又非連率而責之者以連率屬方伯若諸侯有被侵伐者使其連屬救之宣公爲州伯佐方伯不使連屬救之也知宣公非州牧而爲牧下二伯者以周之州長曰牧若是牧當言責諸牧也○愚按朱子辨序之非今蔡氏疏姑見方伯連帥之義亦○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此序亦得詩意而詞不足以盡之鄭氏曰伶官樂官也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號樂官爲伶官○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

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疏〕鄭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衛以淫亂亡國未聞其有威虐之政如序所云者恐非是（）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此序全然不似詩意〔疏〕鄭曰衛君宣公孔曰夫人宣姜（）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疏〕蘇氏曰宣公烝夷姜生伋爲娶於齊女公聞其美欲納之恐其不從故於河上作新臺而要之（）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二詩說已各見本篇

鄘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

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此事無所見於他書序者或有所傳今姑從之東萊呂氏曰共姜共伯之妻婦人從夫謚共姜姑釋文共伯僖侯世子名餘共謚伯字共史記載釐侯已葬武公襲攻共伯共伯入釐侯羨自殺又以戰反墓道也自殺按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又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警于國計共伯即位其齒蓋已四十餘矣使果弒共伯而篡立則共伯見弒之時其齒以加長於武公安得謂之蚤死乎是共伯未嘗有見弒之事武公未嘗有篡弒之惡也東萊○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鄭氏曰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子頑烝於惠公之母生子五人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頑昭伯宣公庶子惠公庶兄○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公子頑事見春秋傳但此詩所以作亦未可考鶉之奔奔放此孔氏曰夫人惠公詩辨以上篇君母如此亦爲宣姜鄭氏曰人君小君也嚴氏曰此詩推述夫人服飾之盛容兒之尊不及淫亂之事但中間有子之不淑一

語而譏刺之意盡見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此詩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為刺誕矣其下云云者乃復得之樂記之說已畧見本篇矣而或者以為刺詩之體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者此類是也豈必譙讓質責然後為刺也哉此說不然夫詩之為刺固有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清人猗嗟之屬是已然嘗試玩之則其賦之之人猶在所賦之外而詞意之間猶有賓主之分也豈有將欲刺人之惡乃反自為彼人之言以陷其身於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也哉其必不然也明矣又況此等之人安於為惡其於此等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知其所為之如此亦豈畏吾之閔惜而遂幡然遽有懲創之心耶以是為刺不唯無益殆恐不免於鼓之舞之而反以勸其惡也或者又曰詩三百篇皆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且夫子答顏淵之問於鄭聲亟欲放而絕之豈其刪詩乃錄淫奔者之詞而使之合奏於雅樂之中乎亦不然也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之詩是也二南雅頌祭祀

鶉鵲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歌也夫子之於鄭衛蓋深絶其聲於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爲戒如聖人固不語亂而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垂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今不察此乃欲爲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而於聖人爲邦之法又豈不爲陽守而陰叛之邪其亦誤矣曰然則大序所謂止乎禮義夫子所謂思無邪者又何謂邪曰大序指柏舟綠衣泉水竹竿之屬而言以爲多出於此耳非謂篇篇皆然而桑中之類亦止乎禮義也夫子之言正爲其有邪正美惡之雜故特言此以明其皆可以懲惡勸善而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耳非以桑中之類亦以無邪之思作之也曰荀卿所謂詩者中聲之所止太史公亦謂三百篇者夫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何耶曰荀卿之言固爲正經而發若史遷之說則恐亦未足爲據也豈有哇淫之曲而可以強合於韶武之音也耶○張子曰鄭衛地濱大河沙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情性如此其聲音亦然故聞其樂使人如此懈慢也○鶉之奔奔

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若也見上○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音釋】孔氏曰楚丘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郡界衛本河北至懿公滅乃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在河南矣又徙楚丘與漕不甚相遠亦河南明矣杜預曰楚丘濟陰成武縣西南○蝃蝀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音釋】鄭氏曰不齒不與相長稚李氏曰不與齒之列也嚴氏曰衛風汙淫已甚文公轉移之速如此亦詩繫一人之本也○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定之方中一篇經文明白故序得以不誤蝃蝀以下亦因其在此而以爲文公之詩耳他未有考也【音釋】嚴氏曰臣子好善文公之化也○載馳許穆夫人

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孔亦經詞句而序不說若反有不叙傳問說鄭氏曰滅皆懿公死以君死於他國滅露於漕邑謂戴公也戴公與許穆夫人俱公子頑烝於宣姜所生嚴氏曰味詩意夫人蓋欲赴愬於方伯以圖救衛而托歸唁爲辭爾實欲女撫齊大息曰報我不爲男我報舅氏之患與夫人意正同後序言自傷不能救得之矣又以爲貢欲歸唁則非也

衛淇奧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孔序云叙衛武公孔氏曰武公和釐侯子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此爲美賢者窮處而能安其樂之詩文意甚明然詩文未有見於君之意則亦不得爲

刺𥼶公矣序盡失之而未有害於義也至於鄭氏遂有誓言不忘君之惡欲不過君之朝誓不告君以善之說則其害義又有甚焉於是程子易其訓詁以為陳其不能忘君之意陳其不得過君之朝陳其不得告君以善則其意忠厚而和平矣然未知鄭氏之失生於序文之誤若但直據詩詞則與其君初不相涉也 ○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此序據春秋傳得之〔辨說〕嚴氏曰此詩無一語及莊姜不見答之事但言其族之貴容皃之美禮儀之盛又云齊地廣饒士女佼好以深寓其閔惜之意而已惟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二句微見其意而辭亦深婉風人之辭大抵然也然當時衛人知其事者一讀其詩便已默悟矣黃氏曰碩人詩即綠衣之詩綠衣言嬖妾之不當僭而僭碩人言夫人之宜見答而不見答也 ○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此非刺詩宣公未有考故序其事以下亦非是其曰美反正者

無理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未見不見答之意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此詩不可考當闕 [辨說] 孔氏曰惠公朔宣公晉子閔二年左傳云初惠公之即位也少杜預云蓋年十五六 ○河廣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辨說] ○一曹氏曰礼為出母期而為父後者無服襄公為桓公後桓夫人見出於宋則為絕於宗廟矣義不可以復至宋也然母子之恩則不可絕呂氏曰宋襄公為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之則不可以往味此詩而推其子母之心蓋不相遠所載自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恐傷父之意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於義而不敢過焉不幸處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舊說以詩有為王前驅之文遂以此為春秋所書從王伐鄭之事然詩又言自伯之東則鄭在衛西不得為此行矣序言為王前驅蓋用詩文然似未識其文意也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

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昬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男女失時之句未安其曰殺禮多昬者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十曰多昬者是也序者之意蓋曰衛於此時不能舉此之政耳然亦非詩之正意也長樂劉氏曰夫婦之禮雖不可不謹於其微然民有細微貧弱者或困於凶荒必待禮而後昬則男女之失時者多無室家之養聖人傷之寧殺與之或違禮而不忍失其婚嫁之時也故有荒政多昬之禮所以使之相依以爲生而又以育人民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苟無子育兆庶之心其能若此哉此則周禮之意也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說見本篇

疏孔氏曰衛立戴公以廬于漕齊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漕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戴公卒文公立齊桓公又城楚丘以封之與之繫馬三百孫去志衣單複具曰稱重錦錦之熟細者以二丈雙行故曰兩三十兩三十匹也

王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疏】鄭氏曰宗周鎬京謂 ○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此閔人行役而宗[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詳行役詩[illegible]矣其[illegible]刺平王[illegible]而[illegible]者 ○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謂同[illegible]而【疏】東萊[illegible]引[illegible]初解云君子當[illegible][illegible]貧知道之不行爲貧而仕[illegible]究死而已以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豈忍富貴而不恤哉誠以[illegible]學而已祿[illegible]則責重而憂深[illegible]吾力之所能也是以析招爲祿仕輸役於伶官之賤[illegible]陽自揣若誠有樂乎此者其所以全身遠害之計深矣[illegible]堂賢者志氣之正然且於不自量其力之不足而昧於榮[illegible]以父身者豈不賢哉此固聖賢之所與也嚴氏曰當是之[illegible][illegible]宜賤焉非恥也故詩人不以閔君子而以閔周 ○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 中谷有蓷閔周

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君子不樂其生一句得之孫氏曰衍說其指物曰焉據春秋傳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之事然則有以見此詩之爲是而然也孔氏曰桓王林平王孫東來引先生例解按左傳鄭武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桓王即位將畀虢公政鄭祭足帥師取温之麥又取成周之禾九年十遂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序說未有據詩意亦不類說見本篇鄭氏曰九族從己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從孔氏曰尚書歐陽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嚴氏曰父族四者父五屬之內一也父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三也己之女子適人者及其子四也母族三者母之父姓一也母之母姓二也母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三也妻族二者妻之父姓一也妻之母姓二也九族二說不同姑兼存之○采葛懼讒也此淫奔之詩其篇與

大車相繼以車頭采粵咏鬪麥相似其詞頌鄭子衿正同序說誤矣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大車大夫之詩乃思大夫之詩東萊呂氏曰此詩所謂……於……述淫奔之後猶蓄性能止其奔未能革其心此乃衰之詩與矣大夫豈皆於東遷之時而已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此亦淫奔者之詞其篇上屬以子嗟子國……氏同姓子說意不能外望賢之意序亦誤矣……但子

鄭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此未有據今姑從之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事見春秋傳然莆田鄭氏謂此實淫奔之詩無與於莊公叔段之事序蓋失之而說者又從而巧爲之說以實其事

說苦其亡矣門今從其說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國人之心貳於叔而歌其田狩適野之事初非以刺莊公亦非說其出于田而後歸之也或曰民以國君之弟受封大邑有人民兵甲之衆不得出居閭巷下雜民伍此詩恐亦民間男女相說之詞耳

【辨說】曹氏曰京滎陽縣東鄭地也有京水索水間古謂京索之京楚漢戰於京索之間即其地也京邑在滎陽縣東故鄶國城在鄭西南隅九十年傳云制岩邑也爭鄭制即成皋舊號虎牢也鄭氏曰前序以為刺莊公今杜言鄭伯克段誠失教之意同後序所謂國人說而歸之非也鄭師臨其城土京人大叛之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此詩與上篇意同說

刺莊公也下兩句得之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

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按此篇左氏春秋所書[illegible]以備歷考之本詩所謂[illegible]）

（孔氏曰此義又於序文見之以此詩為公子[illegible]孔氏曰文公[illegible]春秋閔
素必作於則進之當以禮退之當以道今文公則[illegible]公子素[illegible]
公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illegible]
其[illegible]以[illegible]故[illegible]於[illegible]刺）

之。○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illegible]以[illegible]風）

（不能忠有其美故以此為言古以刺今以今[illegible]然
且當時鄭之大夫如子皮子產之徒皆已[illegible]可以[illegible]但
今不一[illegible]考耳）○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此以序為[illegible]之[illegible]矣）○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illegible]有以見其[illegible]意）○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按春秋此[illegible]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

忽二辭人問其故忽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其後北戎侵齊鄭伯使忽帥師救之敗戎師齊侯又請妻之忽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祭仲謂忽曰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忽又不聽及即位遂為祭仲所逐此序文所據以為說者也然以今考之此詩未以為忽而作序者但見孟姜二字遂指以為齊女而附之於忽耳假如其說則忽之辭昏未為不正而可刺至其失國則又特以勢孤援寡不能自定亦未有可刺之罪也序乃以為國人作詩以刺之其亦誤矣後之讀者又襲其誤必欲鍛鍊羅織文致其罪而不肯赦徒欲以徇說詩者之繆而不知其失是非之正害義理之公以亂聖經之本指壞學者之心術故予不可以不辯

【附錄】有女同車序以為刺忽而作鄭忽不取齊女其初亦是好意也但後來失國便將許多詩盡為刺忽而作考之於忽所謂淫昏暴虐之類皆無其實至目為狡童豈詩人愛君之意況其所以失國正坐柔懦闊疏亦何狡之有讀是以鄭忽可憐凡鄭風中詩皆以為刺之求萊又欲主小序嫌得鄭忽罪不勝

【疏】孔氏曰昭公忽莊公世子祭仲逐之而立突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此下四詩及揚之水皆男女戲謔之辭序之者不得其說而例以為刺忽殊無情理

○蘀兮刺

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見上 ○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昭公嘗為鄭國之君而不幸失國非有大惡使其民疾之如寇讎也況方刺其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則是公猶在位也豈可忘其君臣之分而遽以狡童目之耶且昭公之為人柔懦疏闊不可謂狡即位之年已壯大不可謂童以是名之殊不相似而序於山有扶蘇所謂狡童者方指昭公之所美至於此篇則遂移以指公之身焉則其舛又甚而非詩之本指明矣大抵序者之於鄭詩凡不得其說者則舉而歸之於忽文義一失而其害於義理有不可勝言者一則使昭公无辜而被謗二則使詩人脫其淫謔之實罪而麗於訕上悖理之虛惡三則厚誣聖人刪述之意以為實賤昭公之守正而深與詩人之无禮於其君凡此皆非小失而後之說者猶或主之其論愈精其害愈甚學者不可以不察也 ○ 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此序之失蓋本於子大叔韓宣子之言而不察其斷章取義之意耳 ○ 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此淫奔之詩序說誤矣 ○ 東門之墠刺亂也男

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此序得之○風雨思君子也

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序意甚美然考詩之詞輕佻狎暱非思賢之意也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詞同上篇亦淫奔之意闡學校之文字校殊不相似也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

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此男女要結之詞序說誤矣○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

民人思保其室家焉五爭事見春秋傳然非此詩之意也此乃惡淫奔者之詞序誤

孔氏曰桓公十一年祭仲立突而忽奔衛一爭也十五年突使祭仲壻雍糾殺祭仲二知之殺雍糾突出奔蔡忽復歸于鄭是二爭也十七年高渠彌弒忽而立公子亹是三爭也十八年齊人殺子亹高渠彌祭仲逆子儀於陳而立之是四爭也魯莊公十四年傅瑕殺子儀而納突是五爭此先生初解曰五爭首尾二十年始備參考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

時思不期而會焉東萊呂氏曰君子之澤不下流遂淫鄙之說從而附益之○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鄭俗淫亂乃其風土氣習流傳已久不爲兵革不息男女相棄而後然也

齊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此亦得之但哀公未有所考豈亦以謚惡而得之歟○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同上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此男女淫奔者所自作非有刺也其曰君臣失道者尤無所謂○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夏官挈壺氏下士六人挈縣挈之名

壺盛水器盖置箭浮之前以為晝夜之節也漏刻不明固可以見其無政然所以興居無節號令不時則未必皆挈壺氏之罪也○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此序據春秋經傳為文說見本篇）【疏】孔氏曰左公羊見僖公稱淵于鄭氏曰襄公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劉氏曰春秋桓三年書夫人至自齊十八年公與夫人如齊莊元年夫人遜于齊二年四年五年七年皆書夫人會齊侯大夫離雁而去就為義宜其去而不顧也○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未見其為襄公之詩）○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義與還同序說非是）○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桓當作莊）○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

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此亦刺文姜之詩

○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此序得之

魏

葛屨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此未必為其君而作崔靈恩集注其君作君子義雖稍通然未必序者之本意也○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國小而迫日以侵削者得之餘非是○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

是詩也○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國削則其民隨之序又以為不能理其訟已見本篇矣○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此詩專美君子之不素餐序言刺貪失其指矣○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此亦託以碩鼠以刺其有司之辭未必直以碩鼠比其君也孔氏曰蠶食桑嚙以似侵聚斂也猶蟲微嚙以漸侵用也解嘲所語曰蚕食貪而重斂者莫切於此鼠食物且食且驚四顧不寧貪人畏人者莫切於此

唐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河東地瘠民貧風俗勤儉乃其風土氣習有以使之至今猶然則在三代之時可知矣序所謂儉不中禮固當有之但所謂刺僖公者蓋特以

溢得之所謂欲其及時以自娛樂者又与詩意正相反

耳況古今風俗之變常必由儉以入奢而其變之漸又必由

上以及下今謂君之儉反過於初而民之俗猶知用禮則尤

恐其无是理也獨其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者為得之然其

所以不謂之晉而謂之唐[seal]㠯自是未改國號晉時因名自

唐者又初不為此也[seal]作序者以為刺僖公使奉合禮

此晉也而謂之唐乃有堯之遺風本[seal]云某氏曰當周公召

意亦因此而謂之唐昇皆鑒家貫黑[seal]人又和一時僖侯

甚嗇愛物儉不中礼国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張氏曰晉之

為晉久矣風俗之成非一日之積蟋蟀之詩風之變也亞氏

傳曰季札觀周樂歌至於歌唐風曰思深哉其有陶唐

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山

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

用有鍾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掃政荒民

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

以刺之也此詩盡以答蟋蟀之意而寬其憂非臣子所得施於君父者序說大謬○揚之

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公微

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詩文明白序說不誤辨說東萊引先生初解按左傳史記晉穆侯之太子曰仇其弟曰成師穆侯卒仇立是為文侯文侯薨昭侯立封成師于曲沃師服諫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成師卒謚曰桓叔左惠二十四年晉封桓叔于曲沃惠三十年晉潘父弒昭侯納桓叔不克所謂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之事也李將叛若潘父之徒而已國人孝孝於昭公無叛心也後序言過矣異時潘父弒昭公迎桓叔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此可以見國人之心也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脩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此詩未見其必為沃而作也

○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此但為昏姻者相得而喜之詞未必為刺晉國之亂也

○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此乃人無兄弟而自歎之詞未必如序之說也況曲沃實晉之同姓其服屬又未遠乎

○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詩中未見此意

○鴇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序意得之但其時世則未可知耳

東萊引先生初解昭公七年潘父弒昭公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昭公之子平是為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鱓立是為莊伯伐翼殺孝侯晉人立其弟鄂侯六年莊伯伐翼鄂侯奔隨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鄂侯之子光是為哀侯元年翼人復逆鄂侯而納諸鄂二年莊伯卒子稱立是為武公九年武公伐翼獲哀侯于汾隰夜獲之晉人立哀侯之子是為小子侯小子侯四年武公誘之明年遂滅翼王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二十八年武公又殺之自孝侯至是大亂五世矣○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序以史記為文詳見本篇但此詩若非武公自作以述其賂王請命之意則詩人所作以著其事而陰刺之耳序乃以為美之失其旨矣且武公弒君篡國大逆不道乃王法之所必誅而不赦者雖曰尚知王命之重而能請之以自安是亦禦人於白晝大都之中而自知其罪之甚則分薄贓

餌貪吏以求私方且重賂而免於刑戮是乃賊之尤耳以是為美吾恐其將爭效而莫之所以為教也小序之陋固多然其顛倒順逆亂倫悖理未有如此之甚者故予特深辨之以正人心以誅賊黨意庶幾有補於大序所謂正得失者而因以自附於春秋之義云〔纂疏〕孔氏曰左桓八年王使立緡于晉至莊十六年乃云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為晉侯不言滅晉之事晉世家云晉侯緡立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列諸侯以桓八年立至莊十六年乃得二十八年然則虢公命曲沃之年始并晉也李氏曰晉昭公封叔父成師於曲沃號為桓叔桓叔生莊伯鱓鱓生武公稱繼世為曲沃君至莊十六年伐晉滅之當是時天子之使過於晉故大夫為之請命于天子之使而使為之請命于天子左傳曰王使虢公命曲沃武公以一軍為晉侯因以請命而命之也

○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此序全非詩意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獻公固喜攻戰而好讒佞然未見此二詩之果作於其時也〔纂疏〕東萊引先生初解獻公好聽讒觀驪姬讒殺太子及逐羣

公子之事可見也

秦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未見其必為秦仲之詩大率秦風唯黃鳥渭陽為有據其他諸詩皆不可考【辨說】孔氏曰秦仲以字配國者附庸未得爵命無諡可稱

○駟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辨說】鄭氏曰秦仲生莊公莊公生襄公襄公始命為諸侯孔氏曰秦自非子以來世為附庸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西之地有樹曰園有牆曰囿囿以養禽獸之所也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此詩時世未必然而義則得之說見本篇【辨說】李氏曰史記秦仲誅西戎西戎殺之宣王召其子莊公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至西戎殺幽王驪山下襄公將兵救周有功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殺戎即有其地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至其子文公十六年伐戎戎敗走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其地至穆公遂伯西戎則其征襄公

出西戎方據周地而有之此其所以為方強也○邃按羅氏引朱子初解云西戎方強則征伐宜休矣而不休征戎不休則周人亦怨矣而不怨反為詩以美其上而聖人亦有取焉何哉西戎者秦之臣子不共戴天之讎也襄公上承天子之命以報君父之讎其所以不能自已者豈快忿之私哉乃大倫之正天理之發以大義驅其人而戰之敵之彌弱戰之勝負皆不暇有所顧而雖仇讎之不可以不復此襄公所以能用其人而秦人所以樂為之用也聖人有取乎此亦春秋大復讎而與討賊之意歟文衛柒傳為詩者故備載之○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此詩大全詩所謂然乎說之繁則以不然矣○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東萊引朱先生初說襄公雖未能據有周地然則有天子之命矣鄭氏曰人心也雖有七命尚為戒有戒其無負天子之所以勸其必取也補傳○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此序最為有據○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此婦人念

與君子之辭序說詳矣○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序意與詩情不協說已見本篇矣【疏】孔氏曰康公以文十年立十八年卒按春秋文七年晉人秦人戰于令狐十年秦伯伐晉十二年晉人戰于河曲十六年楚人秦人滅庸見於經傳者已如是是其好攻戰也○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此序得之但從見舅氏如母存焉兩句若爲康公之辭者其情哀矣然無所繫屬不成文理蓋此以下又別一手所為也及其即位而作是詩蓋亦但見首句云康公而下云時為太子故生此說其淺暗拘滯大率如此○愚謂我見舅氏之上闕一曰字按左僖二十四年乙酉穆公納文公左文七年辛丑康公即位已十七年豫序則以此詩作於即位之年而令狐之役亦是年也何康公思其母及其舅乃忍於其舅之孫乎晉靈公襄公之子文公之孫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陳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陳國小無事實幽公但以諡惡故得淫蕩無度之詩未敢信也○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同上○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傳者小以愿之名故以為愿無立志而配以此詩不知其爲賢者自樂而無求之意也〔辨說〕傳以象僖公子○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出淫奔之詩〕序說美謬○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同上○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

惡加於萬民焉陳國君臣事無可紀獨陳佗以亂賊被討見書於春秋故以無良之詩與之序之作大抵類此不知其信然否也[illegible]蘇氏曰觀陳佗親仁善鄰之言見其性質亦非不美未幾殺外鄰以盈而敗如志蓋已有蠱惑之者故詩人歸咎於無良師傅也○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此非刺其君之詩[illegible]宣公杵臼非公樹弟○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此不得為刺詩○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陳風獨此篇為有據○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

檜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素冠刺不能三年也○隰有萇楚疾恣也

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欲者也此序之誤說見本篇○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詩言周道也謂適周之路如四牡所謂周道倭遲耳序言思周道者蓋不達此意也

曹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言昭公未有考昭公班僖公夷子○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此詩但以三百赤芾合於左氏所記晉侯入曹之事序遂以為共公未知然否共公襄昭公班子○鳲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此美詩非刺詩○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曹無他事可考序因候人而遂以為共公然此乃天下之大勢非共公之罪也

嚴氏曰曹共之時晉文伯業方盛襄王命之為侯伯下泉歎思明王賢伯何邪曹固可罪而文於曹虐矣執其君分其田

[illegible]
泉[illegible]矣[illegible]見左傳二十三年

豳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劉氏曰先儒以七月為周公居東而作者皆以[illegible]被公劉所以從其同者旨方風論亦成其德故足未盡〔附錄〕劉氏曰此東也至于鴟鴞則以居東而作其間者可知矣[illegible]詩成王知先公先王致王業之由民之勞力趨時稼穡艱難如此嚴氏曰七月之詩一言以蔽之曰豫而已凡感物之變而修人事之備皆豫為之謀也東萊呂氏曰王介甫論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始而復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忘也輔氏曰七月備言田桑之事以其貝本於是故也長樂劉氏曰此詩所記所非井邑其民鄉遂其教各有正長部分同其歲功未易集也

○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此序以金縢為文最為有據〔附錄〕時宰因論鴟鴞詩豫問周公使管叔監殷豈非以愛兄之心勝故不敢疑之耶曰若說不敢疑則已是有可疑者矣蓋周公以管叔是吾之兄事同一體今既克商使之監殷又何疑焉非是不敢疑乃是即無可疑之事也不知他自若是乃造出一件事

周公爲之奈何哉叔重因云孟子所謂周公[illegible]東萊呂氏之過不亦宜乎者正謂此也先生曰然時[illegible]書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国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則无以告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此周公勞歸士之詞非大夫美之而作也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此歸士美周公之詞非大夫惡四国之詩也且詩所謂四国猶言斬伐四国耳序說以爲管蔡商奄尤无理也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

知也詩東人言周公以不遜而知其留之詞今說以非○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小雅鹿鳴燕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序衍詩意似太盡說其用耳其說已見本篇孔氏燕禮於各之內立一人為賓使宰夫為主與之對行禮其實君設酒殺於北堂皆在右為主羣臣皆為賓矣既有酬賓送酒之幣食有侑賓勸飽之幣○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首句同上然其下六字名字疏而義鄙矣○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首句同上然詩所謂華者草木之華非光華也○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序衍之但與魚麗之序相戾何以詩意考之蓋謂得而彼失也因不知而根

之言以爲周文公之詩亦其明驗但春秋傳爲富辰之言又
以爲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此詩
二書之言皆出富辰且其時去召穆公又未遠不知其
說何故如此杜預以作詩爲作樂而奏此詩恐亦非是
董氏曰韓詩序云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與朱氏合先生
初解以舊說以鹿鳴以下至魚麗爲文武燕勞之樂歌而此
詩之序文又以爲閔管蔡之失道而作者何也以文武之際
固有燕兄弟之詩矣周公以管蔡之爲亂也故制作之際更
爲是詩委曲發意以申兄弟之好蓋燕兄弟若文武之政而
閔管蔡者周公之心也夫燕兄弟之詩當極其和樂以燕兄
弟之好而此詩卑言死喪急難之事其忠切其詞哀怨而處兄
弟之際孟子所謂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之
義也文武燕兄弟之詩雖不可見然意其詞氣和平以致其於
此故序者以閔管蔡之失道發之王氏曰燕兄弟亦必有詩
然鹿鳴四牡諸篇詞多和平惟常棣一篇詞多激切○伐
意者有所懲創則周公因管蔡之事更爲此詩無疑

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
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
厚矣○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

歸美以報其上焉序之得以與鹿鳴同似鄭氏曰下下謂群鳴不伐木皆君所以下皆此臣不歸美於上以戒貝歌辭之文皆其燕饗所用之辭○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此亦從天子之詩以天子之命者衍說也鄭氏曰昆夷西戎玁狁北狄也旹○出車勞還率也同上詩所謂天子所謂王命出日○杕杜勞還役也同上○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此篇以下將此以第序說之以已見本節相此外始終之說蓋一節之同旨云○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此亦詩也謂序篇以名義及其所用已見本篇○白華孝子之潔白

也別以此序亦無理○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同上然所謂有其義者非真有所謂亡其辭者乃本無也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序得詩意而不明其所以言之何為者本無謂而說者又以序為成文故不得不從之也○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序首句謬詳見本篇○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見南陔○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見上○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見上○蓼蕭澤及四海也序不知此為燕諸侯之詩但見零露之文遂以為澤及四海其失與野有蔓草同臆說故其說如此云○湛露天子燕諸侯也○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詳見本篇詩名下○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

則天下喜樂之矣[illegible]○六月宣王北伐也[illegible]
[illegible]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
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
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
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
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
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
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
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
基隊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
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

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
中國微矣魚麗以下篇次為毛公所移而此序自南陔以
下八篇尚仍舊禮次第備以鄭譜誤分魚麗為
文武時詩故遂移此序魚麗一句自華黍之下而升於南陔
之上此一節與小序同出一手其得失無足議者但從誰毛
八六所移篇次之失與鄭氏備後先斗訓解一云成項閔設
魚麗一句之私改編於此云文武之成後尋邪懷至
千突屬而小雅盡廢矣蓋其人亡其政息雖鍾鼓管紋之聲
木廢然其實不幸則無所拖之所謂廢也宣王中興內脩政
事外攘夷狄北伐南征以復文武之境土故序詩詳記其所
以發興者如此以發其憾而小雅之見於經者於是復矣
〇采芑宣王南征也〇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
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脩車馬備器
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〇吉日
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序譏微以下
非詩本意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此以下時世多不可考

孔氏曰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還者還之定者定之安者安之集者集之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釋文箴諫之辭孔氏曰若病之須箴

○沔水規宣王也

鄭氏曰規者正圓之器孔氏曰物有不圓者匡之以使成圓人行有不同者規之使同備見所諫之名

○鶴鳴誨宣王也

董氏曰此詩其師傅所作歟

○祈父刺宣王也

范氏曰讀詩至於庭燎未嘗不歎古之君子於其君之至也知其將失也則就其失而救之箴之而不可則規之規之不可哉鶴鳴誨之誨之不可然後祈父刺之然則刺其君者豈詩人之心哉蓋不得已也夫有宣王之功而不至於文武此詩人之所惜也故其次先後從所之序於此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黃鳥刺宣王也○我行其野刺宣王也○斯干宣王考室也

鄭氏曰考成也孔氏曰路寢成則考之而不嚴氏曰殷盛食以落之東萊呂氏曰斯干無

羊詩宣王有牛羊之詩乃次於刺詩之後何也蓋宣王十二詩次序雜故從厥此
怠於政於中興周室之大德豈可以是而掩之
二篇比雅也方十之大雅有美無刺大雅言
大體者也蓋其大體則宣王固也之賢君也 ○ 無羊宣
王考牧也 [補] 鄭氏曰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興而復
之至此而成孔氏曰周禮牧人掌牧六牲
而阜蕃其物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此詩惟言牛羊有馬豕
之所用者少犬豕雞則此牛羊為多故特言牛羊以為美也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家父見本篇 [補] 東萊呂氏曰按左傳韓子來聘季武子賦
節之卒章杜氏謂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之義然則此詩在
古也家節皆從鄭氏以家父字周大夫也孔氏曰春秋之例天
子大夫稱字此家父是王大夫但家父來求車在桓十五年距幽王之卒
七十五歲古人以字為氏或是其子孫同之幽王宮涅宜可千子 ○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
雨而非所以為政也 此序既無義理歐陽公劉氏說已見本篇 ○ 小旻大
夫刺幽王也 ○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此詩不必為刺王而作但兄弟相

亂畏懼而惻怛之詞爾○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此詩明白爲放子之作無疑但未有以見其必爲宜臼耳序又以爲宜臼之傅尤不知其所據也○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而絕之鄭氏曰暴也蘇也皆畿內國名世本云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篪譙周古史考云古有塤篪尚矣周幽王時二公特善其事耳今按書有司寇蘇公春秋傳有蘇忿生戰國及漢時有人姓暴則固應有此二人矣但此詩中只有暴字而無公字及蘇公字不知序何所據而得此事也世本說尤紕繆譙周又從而傅會之不知適所以章其繆耳○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逸]曹氏曰周官寺人王之正內五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注云寺之言侍也正內路寢也侍王於路寢之內蓋奄人也其稱巷伯乃人之所稱伯長也其官爲寺人而職掌永巷故寺人而稱巷伯焉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蓼莪刺幽

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論】鄭氏曰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在役所不得見也李氏曰歐陽氏以鄭說為滯泥之害然觀此詩之言出則銜恤入則靡至則是言孝子行役而報親之所作也○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譚大夫不有之不知句將恐或有得耳【論】孔氏譚國在京師之東東萊呂氏曰杜氏左傳注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論】補傳曰大東言賦之不均北山言役之不均○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北山序之誤由不識興体而誤以為比也○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論】歐陽氏曰大雅明明在下謂之大明小雅明明上天謂之小明自是名篇者偶為志別爾鼓鍾刺幽王也此詩文不明故序不能質其事但隨例為刺幽王耳實有未可知也○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自此篇至車舝凡十篇似出一手詞氣和平稱述詳雅無風刺之意序以其在變雅中故皆以為傷今思古之作詩固有如此者然不應十篇相屬而絕無一言以見其為衰世之意也竊恐正雅之篇有錯脫在此者耳序皆失之李氏曰萊發田也周官遂人田百畝萊五十畝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首發古昔事神之術序專以為成王則兩失矣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此序專以自古有年一句生說而不察其下文今適南畝以下亦未嘗不有年也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此序專以寡婦之利一句生說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此序以命服為命諸侯六師為興師然此詩之本意也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

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此序只刪例之二字生疏【補】孔氏曰古者有世祿復有世位世祿者食其先人之祿而不居其位子若復賢則居父位矣

○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此序只用彼交匪敖一句生說

○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此序穿鑿作為興耶

○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序見詩言死喪無日便謂孤危將亡不知古人勸人燕樂多為此言如逝者其耋他人是保之類且漢魏以來樂府猶多如此如少壯幾時人生幾何之類是也

○車舝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妒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以上十篇並同見前篇【補】董氏曰仲孫嬈聘于宋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杜氏其時將為季孫迎宋公女

○青蠅

大夫刺幽王也○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韓詩說與本篇此序說矣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此詩說與采菽等篇相類○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同上○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孔氏曰骨肉謂族親也以其父祖上世同稟血氣生故骨肉之相附○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

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此序蓋用緇衣之詞○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此詩怨曠者所自作非人刺之亦非怨曠者有所刺於上也○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此宣王時美召穆公之詩非刺幽王也○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此亦非刺詩疑與上之篇皆脫簡在此也○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也此事有據序蓋得之但幽后字誤當為申后刺幽王也下國化之以下皆衍說耳又漢書注引此序幽字下有王字此二十字雖非詩意然亦可備序文之缺【辨說】鄭氏曰申姜姓國也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緜

䘮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此詩未有刺大臣之意蓋方道小心之所欲耳若如序者之言則偏狹之甚無復温柔敦厚之意）○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序說非是 辨說）（鄭氏曰牛羊豕爲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饔腥曰餼生曰牽）○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荊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序得詩意但不知果爲何時耳）○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

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大雅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受命受天命也作周造周室也文王之德上當天心下爲

天下所歸往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則已受命而作周矣武王
繼之遂有天下亦卒文王之功而已然漢儒惑於讖緯始有
赤雀丹書之説又謂文王因此遂稱王而改元殊不知所謂
天之所以爲天者理而已矣理之所在衆人之心而已衆
人之心是非向背若出於一而無一毫私意於其間則是
理之自然而天之所以爲天者不外是矣今天下之心以
文王爲歸則天命將安往哉書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
我民聽所謂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皆謂
此爾豈必赤雀丹書而稱王改元哉故稱王改元之説歐陽公
蘇氏游氏辨之已詳去此而論則此乎本亦得詩之大旨而
於其曲折之意有所闕附受命如何曰命如何受於天只
未盡已論於本篇矣是人與天同然周自后稷以來
積仁累義到此時人心奔趨自有不可已嚴氏曰此詩
可享又曰文王受命只是天下歸之耕周公述文王
之德業以戒成王也文王未嘗稱王曰文王者追稱之也言
受命作周者推本之辭也作造也造周之王業猶康誥言肇
造區夏也天命歸於文王文王退然不敢當故在文王時無
受命之説泰誓牧誓猶皆不言文王受命至大誥武成乃曰

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蓋武王既得天下之後推本言之九經中稱文王受命皆謂天命歸之而已文王未嘗以受之也中庸記孔子之言曰武王末受命武王末年方受命文王何嘗受命乎史遷因詩書有受命之語因謂文王受命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漢儒又雜以讖緯之說則亦誣矣游氏曰觀武王於泰誓三篇稱文考爲文考未武成而柴望然後稱文考爲文王則可知矣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此詩言王季大任文王大姒武王皆有明德而天命之非必如序說也李氏曰大雅之詩則謂之大明小雅之詩則謂之小明

○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曹氏曰書所謂太王肇基王迹是也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序說

○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

序大謬其曰百福干祿者尤不成文理東萊呂氏曰周之先祖以下皆講師所附麗也爲師傅以爲文王之詩殊有大王王季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嚴氏曰此詩五章皆言文王所以爲聖也孔氏以爲文王所以得聖此是背序之意耳

○皇矣美周也天

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文王作靈臺之時民之歸周也久矣非今斗此求而始附也其曰有靈德者亦非命名之本義深呂氏曰所以謂之靈臺者不過如孟子之說耳內文受命以下皆講師之贅辭也孔氏門設武成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誕膺天命即此詩所謂文王受命也九年大統未集言三分天下有其二九年而崩也若以靈臺之作在此九年閒雖非詩人之意然所存尚無害漢儒於此遂以爲受命稱王而以靈臺爲天子之制則悖理甚矣泰誓三篇尉尚在之時武王之稱文王止曰文考而已至大誥武成追王之後始曰文考文王此文王生前不稱王之明驗也武王牧野誓師所告者不過司徒司馬司空猶未備天子六鄉之制豈有文王之時已僭天子之禮哉王制注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祭統注昆蟲溫生寒死之蟲○愚按靈臺本非天子之制周家既有天下以爲作於文王遂尊之以爲天子之制耳不然文王豈其受號名而忘其爲僭稱也哉○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下字恐誤嚴說見本篇氏

曰武王之雅一篇下武言繼文繼二后之文德也文王有聲言繼伐繼文王之伐功也○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劉[illegible]問之誤說曰本篇

【纂疏】嚴氏曰繼文之詩兼言二后以二后皆有文德可繼不專指文王也繼伐之詩專言文王以大王王季無伐功所謂繼伐者專言繼文王也周至文王始有伐功伐崇伐密其大者然亦未能終未集至武王伐商然後卒其伐功也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纂疏】嚴氏曰配天大典已見於頌祀于於郊輔氏曰其辭簡此乃大臣因祀事之餘推原其所以尊祖與七月之辭相類○愚謂詩中即無后稷配天之意也詳論本篇末矣豈此詩但為尊祖作后稷生於姜嫄以下皆講師之術說歟○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此詩章句本甚分明但以說者不知比興之體音韻之節遂不復得全詩之本意而碎讀之逐句自生意義不暇尋繹血脈照管前後但見勿踐行葦便謂仁及草木但見戚戚兄弟便謂親睦九族但見黃耇台背便謂養老但見以祈黃

苟使謂之言但見於此景福便謂成其福祿隨之〻此詩人
之義無復倫理謂序之中凡失尤甚者詳之假物
興詩大師特[主]句引下句如行葦牛羊勿踐履戚[戚]兄弟莫
遠具尒行葦是比兄弟勿字乃與莫字此詩自以飲酒當賓
之意序者恐牽合作周家忠厚之詩遂以行葦為仁及草木
如云酌以大斗以祈黃耇亦是稚合仁及之語祝壽考之詩者遂
以爲長老乞言豈知祈字本只〻
是頌其爲詩無乞言之意也貫孫○既醉太平也醉酒飽
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序之失如[一]編者亦爲孟子斷章所謂亦東萊呂氏
門辭酒飽德以下皆謂師附益之辭○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
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同○假樂嘉成王也
假本嘉字然非爲嘉成王也○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
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召康公名奭成
王即位年幼周公攝政七年而歸政焉於是成王始將涖政
而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師以相之然此詩未有以見其爲
康公之作意其傳授或有自來王氏曰周之有公劉言
耳後稷以後公非伯也以啟之乎其時則甚微言乎其

事與其勤勞之處以戒其為君事之勤以戒其後者而召公

志也嚴氏曰此美公劉者蓋以乃祖乃父之事乃人之所素

信也公劉之詩必以告成王欲公劉之為戒而述之書必以太王王

季文王為說者則取於君皆如是此陳民之公劉之詩相

類也公劉之詩也公言公劉也公劉也言建國君民之事因

附之不同如公劉則同周公所以故於鴟鴞則亦召公

皆道也然於是詩則以獻 ○ 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

德饗有道也 序尤大失然詰意亦疎 ○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

言求賢用吉士也 求賢用吉士本用詩文而言固為不切然亦未必分為兩事後之說者皆誤認

豈非以吉人為賢人遂分賢人吉士為兩等亦失之矣夫淵

斷之亦當求君子乃為成王此詩以為所求之賢人何哉 ○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嚴氏曰江漢鄭箋召穆公名虎江漢孔疏召穆公康公

十六世孫又以溯之至成王十世孫周語云厲王虐國人

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

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

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

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

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

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王不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韋氏曰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爲懟乎乃以其子代太子太子卒得脫穆公既脫太子於難乃與周公行政謂之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乃立太子靜爲王夫以十四年之間朝廷无王召穆公乃與周公行政於天下天下不以爲專宣王不以爲疑此非其才如伊尹者必不能也

○板凡伯刺厲王也 箋疏 鄭氏曰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也入爲王卿士杜預以爲内之同孔氏曰左傳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凡伯則周公之後世入爲王朝卿士春秋書天王使凡伯來聘則凡伯亦世爲王臣也以衰政民勞板一篇詩以爲切責僚友之辭義歸於刺王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鄭氏曰蕩之名篇以首句有蕩蕩上帝耳序說云云非詩之本意也

箋疏 輔氏曰傷者傷悼之以將亡甚於刺也臣子作詩皆發於愛君之忠欲以感悟其君冀其改悔已極猶欲救其危國君臣人義无所逃於天地之間也或謂傷者傷悼而已非諫刺之比如此則後世詞人弔古之作非當時臣子惓惓之

義也大序傷人倫之發吟詠情性以諷其上傷何妨於諷刺乎（）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此詩之序有得有失蓋其本例以為非美非刺則詩無所為而作又見此詩之次適出於宣王之前故直以為刺厲王之詩又以國語有左史之言故又以為亦以自警以詩考之則其曰刺厲王者失之而曰自警者得之也夫曰刺厲王之所以為失者史記衛武公即位於宣王之三十六年不與厲王同時一也詩以小子目其君而爾汝之無人臣之禮與其所謂敬威儀謹出話者自相背戾二也厲王無道貪虐為甚詩不以此為刺而反以威儀詞今為諄切之戒緩急失宜三也詩詞倨慢雖仁厚之君有所不能容者厲王之暴何以堪之四也或以史記之年不合而以為追刺者則詩所謂聽用我謀庶無大悔非所以望於既往之人五也曰自警之所以為得者國語左史之言一也詩曰謹爾侯度二也又曰曰喪厥國三也又曰亦聿既耄四也詩意所指與淇奧所美賓筵所悔相表裏五也二說之得失其佐驗明白如此必去其失而取其得然後此詩之義明今序者乃欲合而一之則其失者固已失之而其得者亦未為全得也然此猶自其詩之外而言之也若但即其詩之本文而各以其一說反復讀之則其訓義之顯晦疏密意味之厚薄淺深可以不待考證而判然於胸中矣此又讀詩之簡要直訣學者不可以不知也

長說

孔氏曰史記衛世家

武公者僖侯之子共伯之弟以宣王三十六年即位嚴氏曰今考年表武公以宣王十六年即位詩說謂其適周門人餘是也疏以為三十六年恐誤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序與春秋傳合[纂疏]鄭氏曰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孔氏曰書序云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武王時也顧命同召六卿芮伯在焉成王時也桓九年王使虢仲芮伯伐曲沃桓王時也此又當厲王時其世在王朝蓋為卿士故知是畿內諸侯為王卿士也世本云芮伯周同姓杜預云芮國在馮翊臨晉縣西都畿內也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此序衍理[附錄]烈暴烈也[纂疏]鄭氏曰仍叔周大夫孔氏曰仍氏叔字春秋例公卿稱爵大夫則稱字東萊曰宣王小雅始於六月言其功也其大雅始於雲漢言其心也有是心安有是功哉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此尹吉甫送申伯之詩因可以見宣王中興之業耳非專為美宣王而作也下二篇放此[纂疏]

鄭氏曰尹吉甫中甫皆周卿士尹官氏中周名孔氏曰以官爲氏其先嘗爲尹官因氏焉曾氏門以官氏敍節南山稱尹氏太師中尚封於中戕爲侯伯猶召伯也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同上 陳氏 陳氏曰崧高烝民二詩皆尹吉甫贈行之詩序皆以爲美宣王蓋人君委任得人而僚友之間賦詩以相賀樂則人君之美莫大焉孔氏曰賢有德行能多才藝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同上呂氏曰尹吉甫者未有據下二篇同其曰能錫命諸侯則尤淺陋無理矣既爲天子錫命諸侯自其常事春秋戰國之時猶有能行之者亦何足爲美哉

鄭氏 鄭氏曰梁山於韓最高大爲國之鎮故美大其貌奕奕然謂之韓奕韓姬姓國幽王九年史伯對鄭桓公曰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晋乎左傳曰邘晋應韓武之穆也歧氏曰幽王以後爲晋所併滅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吉甫見上詳說附之

鄭氏 鄭氏曰召公召穆公名虎陳氏曰淮夷之地不一徐州在淮北徐州有夷則淮夷之在淮北者也揚州在淮南揚州有夷則淮夷之在南者也江漢常武二篇同爲宣王之詩而同言淮夷召虎旣平淮夷而告成于王矣常武又曰鋪敦

淮夷仍執醜虜故知淮夷之地不一以地理考之曰江漢之滸王命召虎者是淮南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由入之路矣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者是淮北之夷也若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矣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召穆公見上所解名篇之意未知其果然否然於理亦通

嚴氏曰此詩王親征淮北之夷及徐方也召公既平淮南之夷未幾淮北之夷復擾徐方以救宣王於是親征之王親述毛以為王不親行王基述鄭以為王自親行詩言有嚴天子王舒保作王奮厥武皆以王言之今從王基述鄭為王親征宣王憤揮天戈克淮服徐無不如意召公慮其初勝而喜功也故因美而戒之伐淮有進厥虎臣仍執醜虜是戰而勝也徐方畏威不戰而服也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凡伯見上

鄭氏曰凡伯天子大夫春秋魯隱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孔氏曰凡國伯爵禮侯伯入王朝則為卿士故版箋以凡伯為卿士此言大夫者大夫卿之總稱所引春秋者凡伯出稱之不謂與此為一人也曹氏曰板篇上末云幽王大壞之時七十餘年矣決非一人猶家父也濮氏曰中隔共和十四年宣王四十六年幽王亦在位至十一年周始滅則凡伯非一人明矣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

也昊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凡伯見上昊閔以下不成文理）

〔辨說〕蘇氏曰因其首章稱昊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以別於小旻而已毛氏之序蓋亦衍說矣

周頌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辨說〕曾氏曰按召誥云成王在豐欲宅洛使召公先相宅則是成王將謀洛之初將自往豐告文武之廟然後乃遣召公往卜宅也洛誥曰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則是召公既得卜卜成王復遣周公往經營之也洛邑已成周公乃告王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則是周公欲成王王親舉盛禮于新邑予則整齊百工從周王以行耳又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則是成王新祭也然則序詩之意當云周公既成洛邑成王將就新邑祀文王周公乃率諸侯以從若康誥言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云耳由是言之則明堂位所謂周公朝諸侯于明堂踐天子位以治天下皆出漢儒之妄不足信也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詩中未見告太平之意）

○維清奏象舞也（詩中未見奏象舞之意）

〔辨說〕蘇氏曰象則文王之樂所謂象箾者蓋文舞也文王之舞謂之象武王之舞謂之武

將舞象則先歌維清故其序曰奏象舞而其辭稱文王將舞
武則先歌武故其序曰奏大武而其辭稱武王記曰十三舞
勺勺大武也十五舞象象箾也曹氏曰說者謂以竿擊人曰
箾執箾以舞猶干舞也文王雖大業未究然本其功德之所
起可得而形容也故作○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樂以象之謂之象舞
詩中未見
即政之意
蘇氏曰武王崩成王逾年即位稱王不能治
王事故未嘗即政是以周公當國而治事非
攝其位蓋行其事也其後七年退而復辟成王於是即政亦
非復其位蓋復其事也故此詩之序曰成王即政即政非即
位也苟成王有即位有即政則周公未嘗攝位明矣孔氏曰
人君即政必以月正元日此日於法自當行朝享之禮故以
成王即政用此禮以
祭而有諸侯之助也○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愚謂
詩只
稱太王文王則祀不及先公明矣若祭其人不頌其德可乎
然朱子定以爲祭太王詩不及文王者豈以詩不言王季乎
若并祭王季頌其子而不頌其父乃頌祭
其間則非所安矣故只以爲祭太王詩也○昊天有成命
郊祀天地也
此詩詳考經文而以國語證之其爲康王以
後祀成王之詩無疑而毛鄭舊說定以頌爲
成王之時周公所作故凡頌中有成王及成康字者皆曲
爲之說以附己意與[illegible][illegible]齟齬不成文理甚不難見而古今

諸儒無有竟其謬者獨歐陽公著時世論以斥之其辨明矣
然讀者狃於舊聞亦未遽肯深信此小序又以此詩篇首有
昊天二字遂定以為郊祀天地之詩諸儒往往亦襲其誤殊
不知其首言天命者止於一句次言文武受之者亦止一句
至於成王以下然後詳說不敢康寧緝熙安靖之意乃至五
句而後已則其不為祀天地而為祀成王無可疑者又況古
昔聖人制為祭祀之禮必以象類故祀天於南祭地於北而
其壇壝樂舞器幣之屬亦各以同若曰合祭天地於圜丘則
古者未嘗有此瀆亂厖雜之禮若曰一詩而兩用如所謂冬
薦魚春獻鮪者則此詩專言天而不及地若於澤中之方丘
奏之則於義何所取乎序說之云反覆推之皆有不通其謬
無可疑者故今特上據國語旁采歐陽以定其說庶幾有以
不失此詩之本指耳或曰國語所謂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
於固龢故曰成若此詩成字不為王誦之謚而康昭之際大
累亦如毛鄭之說矣此又何邪曰叔向蓋言成王之所以為
成以是三君正猶子思所謂文王之所以為文與所謂尊
號曰昭不亦宜乎者耳韋昭何以知其必謂文武以是成其
王道而不為王誦之詩乎蓋其為說本出毛鄭而不悟其非
若公欲一滌千古之謬而不免於以誤證誤則亦將何時
而已耶或者又曰蘇氏最為不信小序而於此詩無異詞且
又以為周公制作已定後王不容復有改易成王亦創業之
主不應得以基命稱之此又何邪曰蘇氏之不信小序固未嘗

見其不可信之實也愚於漢儒之篇已嘗論之不足援以爲據也夫周公制作亦及其當時之事而止耳若乃後王之廟所奏之樂自當隨時附益若商之玄鳥作於武丁孫子之世漢之廟樂亦隨世而更定焉豈有周之後王乃獨不得褒顯其先王之功德而必以改周公爲嫌耶恭者非必造之於始亦求之於下之謂也如曰邦家之基豈必謂大王王季之臣乎以是爲說亦不得而通矣況其所以爲此實未能忘此郊集議之餘紛今周不得而取也

【附錄】昊天有成命中說成王不敢康成王只是成王何須牽合作成王業之王自序恁地傅會便謂周公作此以告成功便將成王字穿鑿說了又幾曾是郊祀天地被序如此說後來遂生一場多少有南北郊之事此詩自說昊天有成命又不曾說着地如何說道祭天地之詩設使合祭亦須幾句說着地也如漢諸郊祀詩隨其神使說其事矣○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集說】孔氏曰武王既定天下而巡行守土之諸侯至于方岳之下乃作告至之祭爲柴望之禮柴祭昊天望祭山川范氏曰古者天子巡守至方岳以柴望告祭所以尊天而懷柔百神也後世議禮失其傳而謂之封禪非也柴望閭位設天子巡狩方先柴又門燔柴於太壇祭天也郭璞云祭天積柴燔之望祭禮書云設於巡守之方非常祭也其位茅以下之而植表於其中周禮所謂旁

招以茅晉語所謂置茅蕝設表望是也孔氏曰望者望其所在以尊卑次秩祭之 ○ 執競祀武王也 此詩并及成康則序說誤矣其說已見昊天有成命之篇蘇氏以周之奄有四方不自成康之時因從小序之說此亦以詞害意之失皇矣之詩於王季章中蓋已有此句矣又豈可以其太蚤而別為之說耶詩人之言或先或後要不失為周有天下之意耳 ○ 思文后稷配天也 辨說 孔氏曰國語云周文公之為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是此篇為周公所作李氏曰切謂思文言后稷配天即孝經所謂郊祀后稷以配天者也我將言祀文王於明堂即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者也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序誤 ○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序誤 ○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辨說 鄭氏曰二王夏殷孔氏曰史記杞世家云武王克殷求禹後得東樓公封於杞以奉夏祀其殷後則初封武庚殷墟後以叛誅更命微子 ○ 豐年秋冬報也 序誤 ○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辨說 鄭氏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合者大合諸侯而奏之李氏曰樂始作而合乎祖猶詔樂始成而奏於祖考也陳氏曰

於祼于祖廟之時主人升而合樂歌有瞽之詩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疏 孔氏曰冬言季冬春亦季春也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天官漁人春獻王鮪冬言薦春云獻者皆謂薦進之耳其義一也冬則衆魚皆可薦故總稱魚春惟獻鮪而已故特言鮪陸璣云河南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舊說云此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來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故張衡云王鮪岫居山穴為岫 ○雝禘太祖也 祭法周人禘嚳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及太祖之廟而七周之太祖即后稷也禘嚳於后稷之廟而以后稷配之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也祭法又曰周祖文王而春秋家說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廟亦謂之吉禘是祖一號而二廟禘一名而二祭也今此序云禘太祖則宜為禘嚳於后稷之廟矣而其詩之詞無及於嚳稷者若以為吉禘于文則與序已不協而詩文亦無此意恐序之誤也此詩但為武王祭文王而徹祖之詩而後通用於它廟耳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序以載訓始故云始見然上本無此也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疏 曹氏曰微子啟紂之庶兄封於微而爵為子微國畿內國名孔氏曰周封啟為宋公代殷後李氏曰振鷺乃助祭之詩有客乃始受命之詩孔氏曰不言所祭之名不指所在之廟無得而知之也

○武奏大武也 曹氏曰人武武王樂伐紂以除害樂其能成武功也又曰孔子語賓牟賈曰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武始而北出至六成復綴以崇終於周道四達禮樂交通豈比為武功而已哉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 鄭氏曰嗣王成王除武王喪始朝於廟祭祖考告嗣位也○訪落嗣王謀於廟也 蘇氏曰閔予小子成王朝廟將繼其祖考之詩也訪落謀所以繼之之詩也○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愚謂以詩中維予小子證之則稽首不見得是羣臣所進戒嗣王或反是嗣王致戒羣臣自維予小子以下則嗣王先自述之辭而後求群臣之助也

○小毖嗣王求助也 此四篇一時之詩序但各以其意為說不能究其本末也○載

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 孔氏曰月令孟春天子祈耕帝藉天子社稷以仲春與耕藉異月而連言之皆則異月俱在春時故以春總之曹氏曰祭義曰昔者天子為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然千畝之田不可躬自徧耕故周立甸師之官其徒三百人

掌率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供齍盛躬耕之者王一
發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於畝庶人者甸師所
掌之徒也王一耕之而使甸師之屬耘
耔終之故謂之藉田言借民力成之也 ○ 良耜秋報社
稷也 疏箋未見其有祈報之異鄭謂載芟良耜之詩敍
見其有祈報之意也不過賦其耕種之勞敍其餘饋之
情論其黍稷茂盛收穫之富或為酒醴以祀祖妣洽百禮而
為邦家胡考之光寧或乃室家婦子寧殺牲牡而以嗣以續
此皆田家勤勞安逸之事而非告神之樂歌也豈田畯風之
七月小雅之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等詩同一歌詠此篇以
寓其鼓舞神化之道而堅其樂事趨功之心也耶若
推原以求之拘拘於祈報之迹則感發之意微矣 ○ 絲
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序誤高子之說 鄭氏曰天
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日同周曰繹
商曰肜徐氏曰繹取尋繹前祭之義孔氏曰宣公八年六月
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猶繹以辛巳祭而壬午繹之此所謂
祭之明日也高子不知何人孟軻弟子公孫丑稱高子之言
以問孟子趙岐以為齊人此高子蓋是也靈星不知何星
漢郊祀志高祖詔御史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云龍星左角
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史傳之說靈星惟有此耳孝
如高子所言是此不合鄭氏曰絲衣本宗廟之詩其曰靈星氏

矣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

也詩中無酌字未見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之意○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illegible]嚴氏曰解頤新語曰講武而類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皆師祭也此為武王伐商之事明矣然是時有其事而無其詩以頌聲未作故也至成王制禮作樂於是作此頌以歌九章以告於武王廟詩者講之武志若發明武王將出征而講武類禡其志已欲保厥士而用四方定厥家而昭于天後果能如其志可謂善得詩人之旨也孔氏曰禡祭造軍法者其神蚩尤或曰黃帝禡周禮作貉又或作貊古今異也○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

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illegible]孔氏曰左傳曰武王克商封兄弟之國者十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古文尚書武成說武王克殷反祀周頒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樂記言將帥之士使為諸侯此皆武王大封之事李氏曰封必於廟蓋歸功祖宗不敢專也曹氏曰因祭以執冊命之黃氏曰善人云者見上不妄予下不妄受孔子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此二篇說見本篇

[illegible]曹氏曰說文云般旋也象舟之旋從舟從殳殳所以旋也今名篇曰般取般旋之義巡守而遍于四岳河海所謂般旋也

孔氏曰武王定天下巡守祭四岳河海至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

魯頌駉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此序事實皆無可考詩中亦未見務農重穀之意序說鑿矣

孔氏曰僖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卒季友立之當惠王襄王時曹氏曰莊公毋弟季友以邑於費而爲卿其孫行父繼之是爲季文子自是世卿不絕鄭氏曰史克魯史也孔氏曰此頌之作在僖公薨後知者以大夫無故不出境上請天子追頌君德雖則君臣發意亦行當請於君若在僖公時不應臣請王自頌己德明是僖公薨後也文六年行父始見於經十八年史克名見於傳則克於文公時爲史官矣然則此詩之作當在文公世其年月不可得而知也又曰文十八年傳稱季文子使太史克對宣公知史克魯史也又曰駉頌序云史克作是頌廣言作頌不指駉篇則四篇皆史克作

○ 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此但燕飲之詩未見君臣有道之意

季氏曰僖公之賢者惟公子季友臧文仲而已

○ 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 此亦燕飲落成之詩不爲頌其能脩

也○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此詩言僖公之宇又言新廟奕奕則為僖公脩廟之詩明矣但詩所謂復周公之宇者祝其能復周公之土宇耳非謂其已脩周公之屋宇也序文首句之謬如此而蘇氏信之何哉

商頌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序以國語為文孔氏曰自微子至戴公九十君戴公當宣王時世本云宋湣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甫宋父生正考甫是孔子之七世祖也曹氏曰戴公以周宣王三十一年始立二十九年而幽王為犬戎所殺又五年而戴公卒武公繼之宣公又繼之孟僖子曰正考甫佐戴武宣三命茲益恭則正考甫時為上卿矣鄭氏曰周用六代之樂故周太師有商頌○烈祖祀中宗也詳此詩未見其為祀中宗而末言湯孫則亦祭成湯之詩耳序但不欲連篇重出又以中宗商之賢君不欲遺之耳鄭氏曰中宗商王大戊湯之元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商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為中宗孔氏曰王者祖有功宗有德不毀其廟○玄鳥祀高宗也

詩有武丁孫子之句故序得以爲據雖未必然然必是高宗已後之詩矣鄭氏曰高宗武丁中宗玄孫之孫也有雊雉之異又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亦表顯之號爲高宗曹氏曰自中宗至盤庚十世自盤庚至武丁四世小乙時盤庚之業復衰小乙崩子武丁立

○長發大禘也

疑見本篇

王氏曰長發序以爲大禘之詩雖序以爲禘太祖周無四時之禘故也今曰大禘則商有四時之禘故也四時之禘爲小則禘其祖之所自出者爲大矣曹氏曰古者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以生時有慶集之懽死應備合食之礼故時祭之外復爲禘祫也虞夏商周以間歲爲之周則五年而再盛祭夏之時祭春禴夏禘秋嘗冬烝至商春夏互易其名而禘爲春祭故於間歲之禘加大以別之周後夏春祭之名曰禴改商夏祭之名曰祠故五年之盛祭直曰禘而已張氏曰其祖之所自出則帝嚳也

○殷武祀高宗也

詩序終